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陸 贄 文

周 養 初 選 註

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總編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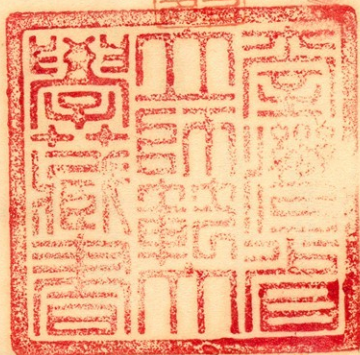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典藏

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

080
033
1395

陸 贄 文

周養初選註



學 生 國 學 叢 書

001764

凡例



一、本書以本館四部叢刊本翰苑集爲主，與別本參校。遇有衍文，卽奪去之；如論緣邊守備事宜狀「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」句下「強者乃」三字是。遇有訛字，卽改定之；如全文「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」句中「謀其大」改爲「明取捨」是。遇有文字互異，從其善者；如奉天改元大赦制「明徵厥初」從資治通鑑作「明徵其義」是。

一、所選各文全錄原文，不加刪節。惟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，原係均節賦稅六條之一，餘五條均未采入，以首尾仍自完備也。

一、宣公事蹟，俱詳唐書本傳，今爲篇幅所限，未能彙錄。惟明刊留雲堂本附有年譜輯略，清耆英爲之參訂，仍有舛誤，今重爲補正，摘附卷末，藉資參證。

一、原集分類編次，次序每有錯亂，今依年月排列，以符史實。並將篇名注入年譜各年之下，以爲綱領。

一、宣公文徵引頗博，本書註文應詳應略悉隨本文之意爲斷，務令讀者明白了解。惟草率成書，考證多有未當，尙祈海內閱者加以指正爲幸。

序錄



宣公文，唐書藝文志著錄者，爲韋處厚纂之議論表疏集十二卷，翰苑集十卷。而權德輿所爲序，則云有制誥集十卷，奏草及中書奏議各七卷，與韋書小有不同。自南宋以後，已合議論表疏爲一集，而總題以翰苑之名；今世通行者，卽此本也。

史言宣公爲詔，操筆持紙，成於須臾，無不曲盡事理，中於機會，才識通敏，可以想見。觀其告德宗云：『易曰：『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』夫感者誠發於心，而形於事，人或未喻，故宣之以言。陛下誠能以言謝天下，臣雖愚陋，爲詔詞無所忌諱，庶能使天下叛逆者回心喻旨。』故行在制詔始下，聞者雖武人悍卒，無不揮涕感激，則庶幾修辭立誠，言出乎身，加乎民者矣。

至其奏議，更見稱於世。宋祁作贊傳贊，稱其論諫數十百篇，譏陳時病，皆本仁義，炳炳如丹青；而惜德宗之不能盡用，故新唐書例不錄排偶之作，獨取贊文十餘篇。司馬光作資治通鑑，尤重贊議論，採奏疏三十九篇。其後蘇軾亦乞以贊文校正進讀。蓋其文雖多出於一時匡救規切之語，而於古今來政治得失之故，無不深切著明，有足爲萬世龜鑑者，故歷代寶重焉。

軾上哲宗，乞校正贊文。筮子有曰：「陸贄才本王佐，學爲帝師。論深切於事情，言不離乎道德。智如子房，而文則過辯；於賈誼，而術不疎。上以格君心之非，下以通天下之志。但其不幸，仕不遇時。德宗以苛刻爲能，而贄諫之以忠厚；德宗以猜疑爲術，而贄勸之以推誠。德宗好用兵，而贄以消兵爲先；德宗好聚財，而贄以散財爲急。至於用人聽言之法，治邊馭將之方，罪己以收人心，改過以應天道，去小人以除民患，惜名器以待有功，如此之流，未易悉數。可謂進苦

口之藥石，鍼害身之膏肓。夫六經三史，諸子百家，非無可觀，皆足爲治。但聖言幽遠，末學支離，譬如山海之崇深，難以一二而推擇。如贄之論，開卷了然，聚古今之精英，實治亂之龜鑑。一品論宣公最爲明允。

夫王言如絲，義無虛發。臣工論奏，都涉治道。此政事之樞機，而理亂得失之綱領也。故高祖孝文之詔策，賈誼鼂錯之奏議，漢書藝文志皆以列於諸子；^④而秦時大臣奏事，則與國策史記連類著錄於春秋。^⑤而文史通義以爲「賈生奏議編入新書，成一家之言，與諸子未甚相遠。」自四部既分，集林大暢。文人當誥，則內制外制各自爲編；宰相論思，卿曹言事，又各著於集。蓋以一人文字觀也。其實應隸史部，追源當系尙書，以擬訓誥。^⑥然則有物之言，與文人之辭，論其流別，固不同科；且知宣公之可貴，不僅繫乎文字之末矣。至章氏所議後世區分記言記事，而以尙書專屬記言之失當，謂「撰輯章奏之人，宜

知訓誥之記言，必叙其事，以備所言之本末。^(七)自是不刊之論。今專錄宣公之文，則旨在擷取菁華，標爲論宗，與唐書通鑑互爲詳略，相輔而行，仍本章氏文繁難載，不得不參酌變通之說耳。

文之體裁，每依時代而變易。當其盛行，則成風會。風會已成，舉世無不步趨；及其既敝，則新者起而代之。故曰：歷代盛衰，文章與時高下；於其體格之變遷，可以觀世焉。考唐自貞觀以後，文士皆沿六朝之體。經開元天寶，詩格大變，而文格猶襲舊規。元結與獨孤及始奮起湔除。其後韓柳繼起，唐之古文遂蔚然極盛。^(八)是興元貞元之際，正駢文古文遞嬗之交。宣公奏對，悉用排偶，則仍燕許^(九)之流風者也。若論唐代駢文，亦分兩支：其講對仗者，爲今體。如王勃之滕王閣序，駱賓王之討武曩檄，卽其例也。其不拘對仗，而僅以偶句行之者，爲古體。若劉子玄之史通，與宣公之奏議皆是。後人狃於六代文敝之見，輒擯棄

偶體，以爲不足與於著作之林，讀子玄宣公之書，或可少破其拘墟之見矣。

章氏學誠之言曰：「不知古人之世，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。知其世矣，不知古人之身處，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。身之所處，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。而言之有所爲而言者，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，況生千古以後乎。」^①此知人論世之說也。又曰：「文字之佳勝，正貴讀者之自得。如飲食甘旨，衣服輕暖，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，而難以告人。如欲告人衣食之道，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，可得旨甘；指狐貉而令其自被，可得輕暖，則有是道矣。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，以授之甘；撻人之身而置懷，以授之暖，則無是理也。」^②此得意會心之說也。斯並學古必具之通義，不僅於宣公文當然。學者苟深明此旨，則何至以陳言長語忽視昔賢之遺文也哉！

①易文言「修辭立其誠，所以居業也。」

②易繫辭語。

③節述四庫書目提要翰苑集條語。

④儒家有高祖傳四十二篇，注云：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治策也；孝文傳十一篇，注云：文帝所稱及詔策；賈誼五十八篇，法家有鬻錯三十一篇。⑤六藝春秋有奏事十八篇，注云：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文，列於戰國策與史記之間。⑥文集篇語。⑦書教中篇語。⑧四庫書目提要毘陵集條語。⑨玄宗時，宰相張說與蘇頲均工駢體文章，凡朝廷有大述作類出其手，時稱燕許大手筆。以說封燕國公，頲封許國公也。⑩文史通義文德篇語。⑪全上文理篇語。

目次



-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……………一
- 論關中事宜狀……………二六
- 論叙遷幸之由狀……………四五
-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……………五八
-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……………六四
-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……………八四
- 奉天改元大赦制……………一〇五
-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……………一一七
-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……………一二六

-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……………一三四
-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……………一四二
- 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……………一五二
-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……………一六〇
-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……………一六五
-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……………一七一
-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淮西詔……………一八六
-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……………一九四
-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……………二一一
- 請減京東水運取腳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……………二三一
-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……………二五〇

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	二七四
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	二八八
論兩稅之弊應有釐革	二九六
論裴延齡姦蠹書	三一二

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



內侍朱冀寧奉宣聖旨。緣兩河寇賊未平殄。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。卿識古知今，合有良策，宜具陳利害封進者。

○通鑑注「內侍之官，唐從四品上，掌在內侍奉，出入宮掖宣傳之事。又唐世凡機事皆使內臣宣旨於宰相。」

○時朱滔據盧龍，王武俊據成德，田悅據魏博，李納據平盧抗命。盧龍成德魏博在河北，平盧在河南。

○卽今河南襄城縣，唐屬汝州。是時，淮西叛將李希烈將兵三萬，圍攻哥舒曜於此。

臣質性凡鈍，聞見陋狹。幸因乏使，簪組升朝。荐承過恩，文學入侍。每自奮勵，思酬獎遇。感激所至，亦能忘身。但以越職干議，典制所禁。未信而言，聖

人不尙。是以循循默默，尸居榮近，日日以愧，自春徂秋。心雖懷憂，言不敢發。此臣之罪也，亦臣之分也。陛下天縱聖德，神授英謀，明照八表，思周萬務，猶慮闕漏，下詢芻蕘，此堯舜舍己從人，好問而好察邇言^①之意也。

①簪，連冠於髮之首笄，組冠系。簪組，仕宦之所用。

②翰林所掌爲批答四方表疏，應和文章。

③

書大禹謨「稽於衆，舍己從人……惟帝時克。」舜言惟堯能之也。禮記中庸「舜好問而好察邇

言。」

臣每讀前史，見開誠納忠之士，乃有泣血^①碎首^②牽裾^③斷鞅^④者，皆以進議見拒，懇誠激忠，遂至發憤踰禮，而不能自止故也。況今勢有危迫，事有機宜，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，無昔人逆鱗^⑤顛沛^⑥之患，儻又上探微旨，慮匪悅聞，傍懼貴臣，將危沮議，首尾憂畏，^⑦前後顧瞻，是乃偷合苟容之徒，非有扶危救亂之意。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，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。心蘊

忠憤，固願披誠；職居禁闈，當備顧問。承問而對，臣之職也。寫誠無隱，臣之忠也。謹具件如後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。豈直微臣，獨荷容納之恩，實億兆之幸，社稷之福也。

①陳琳爲袁紹上漢獻帝書「懷忠獲釁，抱信見疑，晝夜長吟，剖肝泣血。」②漢書杜鄴傳「臣

聞禽息憂國，碎首不恨。」注「禽息，秦大夫，薦百里奚而不見納，繆公出，當車以頭擊闈，腦乃播，

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，秦以大治。」③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，時連蝗，民飢，辛毗面爭

之，帝起入內，毗隨而引其裾，帝遂奮衣不還。良久，乃出，曰：「卿持我何太急耶？」④後漢書郭憲

傳「建武八年，車駕征隗囂，憲諫曰：『天下初定，車駕未可以動。』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。」

⑤韓非子說難篇「夫龍之爲蟲也，柔可狎而騎也，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，若人有嬰之者，必殺

人。人主亦有逆鱗，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，則幾矣。」⑥顛沛，偃仆也。喻人事挫折。⑦多懼也。

左傳「畏首畏尾，身其餘幾？」⑧德宗甫卽位，舉先天（睿宗年號，時玄宗初攝政）故事，命六

品以上清望官，雖非供奉侍衛之官，日令二人更直待制，以備顧問。

臣本書生，不習戎事。竊惟霍去病，漢將之良者也。每言「行軍用師之道，顧方略何如耳，不在學古兵法。」是知兵法者無他，人情而已。見其情而通其變，則得失可辨，成敗可知。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，制勝千里之外者，得此道也。臣才不逮古人，而頗窺其意，是敢承詔不默，輒陳狂愚。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；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。將非其人者，兵雖衆不足恃；操失其柄者，將雖材不爲用。兵不足恃，與無兵同；將不爲用，與無將同。將不能使兵，國不能馭將，非止費財玩寇之弊，亦有不戢自焚之災。自昔禍亂之興，何嘗不由於此。

○霍去病漢武帝時伐匈奴有功，官驃騎將軍。惟出身行伍，武帝嘗欲教之孫吳兵法，去病因對以此言。

○左傳衆仲曰：「夫兵，猛火也。弗戢，將自焚也。」

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，獨四五凶人而已；尙恐其中，或有旁遭誣誤，

○內蓄危疑，蒼黃○失圖，勢不得止；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，果爲奸逆，以僭帝

稱王者也。况其餘衆，蓋並脅從，苟知全生，豈願爲惡。若招攜以法，悔禍以誠，使來者必安，安者必久，斯道積著，人誰不懷。縱有野心難馴，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。舞干苗格，○豈獨虛言。假使四五兇渠，俱稟梟鴟○之性，其下同惡，復有十百相從，是皆卒伍庸流，鬪茸○下品，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，其材用不過蹴踔距踴○之能。其約從締交，則迭相侮詐，以爲智謀；其御衆使人，則例質妻孥，以爲術數。斯乃盜竊偷安之伍，非有奸雄特異之資。以陛下英神，志期平壹，○君臣之勢不類，逆順之理不侔，形勢之大小不倫，師徒之衆寡不敵；然尙曠歲持久，師老費財，加算不止於舟車，○徵卒殆窮於閩濮，○答肉捶骨，○呻吟里閭，送父別夫，號呼道路。杼軸已空，興發已殫，而將帥者，尙曰財不足，兵不

多，此臣所以千慮百思，而不悟其理也。未審陛下嘗徵其說，察其由乎？股肱之臣，日月獻納，復爲陛下察其事乎？臣愚無知，實所深感。遂乃過爲臆度，輒肆討論，以爲尅敵之要，在乎將得其人；馭將之方，在乎操得其柄。將非其人者，兵雖衆不足恃；操失其柄者，將雖材不爲用。今以陛下効其明聖，羣帥畏威，雖萬無此虞，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。

○爲人所牽引欺蒙而干罪戾也。註音ㄨㄨㄚ。

○反覆也。

○舜命禹征有苗，三旬苗猶逆命。益

言宜以德服之，禹遂班師。舜乃大施文德，舞干羽於兩階，七旬有苗格。見書大禹謨。格至也。○梟

鷂皆猛禽，同類而小異其形，晝伏夜出，捕食小鳥鼠類，卽俗稱貓頭鷹是。此喻梟雄也。○下材不

肖之人也。○鞫，以皮爲之中實以毛，可以蹴蹋爲戲，卽今之足球。漢時軍中無事，但使蹴鞠，謂可

以陳武事，知有材距跳高踴跳遠。○壹，合也。平壹，平定統一也。○加算，加征也。漢武帝始以國

用不足，算及舟車。爾時兵餉靡費，苛稅朋興，故云。參看關中事宜狀。○濮，人始見於書，牧誓，蓋西

南邊徼之蠻。連舉閩濮，明窮及邊隅。⊕笞音彳，杖刑也。捶音彳，以杖擊之也。此喻敲剝人民之甚也。

陛下若謂臣此說，蓋虛體爾，不足徵焉。臣請復爲陛下効其明徵，以實前說。田悅倡亂之始，氣盛力全，恆趙青徐，迭爲唇齒。陛下特詔馬燧，委之專征，抱真李芄聲勢相援。於時士吏畏法，將帥感恩，俱蘊勝殘盡敵之誠，未有爭功邀利之釁，故能累摧堅陣，深抵窮巢，元惡幸脫於俘囚，兇徒幾盡於鋒刃。臣故曰，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，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，此其明効也。

⊙恆州，今河北正定；趙州，今河北趙縣，時均屬成德。青州，今山東益都；徐州，今江蘇銅山，時均屬平盧也。代宗初年，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已有淄（山東淄川）青齊（山東濟南）海（治胸山，江蘇東海）登（山東蓬萊）萊（山東掖）沂（山東臨沂）密（山東諸城）德（山東德）棣（治厭次，在今山東惠民南十里）十州之地。及大曆十一年，汴宋部將李靈曜之亂，諸道合兵攻之，

所得之地各爲己有，正己又得曹（山東曹）濮（山東濮）徐兗（山東滋陽）鄆（山東東平鄆城）五州。因曰青州徙治鄆州，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，擁兵十萬，雄據東方，鄰藩皆畏之。是時田承嗣據魏（河北大名）博（山東聊城）相（河南安陽）衛（河南汲縣）洛（河北永平）貝（河北清河）澶（河北清豐）七州。李寶臣據恆易（河北易縣）趙定（河北定縣）深（河北深澤）冀（河北冀縣）滄（河北滄洲）七州，各擁衆五萬。梁崇義據襄（湖北襄陽）鄧（河南鄧縣）均（湖北均縣）房（湖北房縣）復（湖北天門）郢（湖北鍾祥）六縣，有衆二萬。相與根據蟠結，雖奉事朝廷，而不用其法令，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，而築壘繕兵無虛日。以是雖在中國，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。承嗣卒，以侄悅總任留後，旋從正己寶臣請升節度。德宗立，不假借方鎮，諸將稍惕息。會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，聞悅養士七萬，輒下符罷其四萬歸田畝。悅因大集將士，激之曰：『爾等籍軍中久，仰縑廩養父母妻子，今罷去，何恃而生？』衆大哭，悅乃悉出家資給之，各令還部。自此魏人德悅及劉晏死，藩帥益懼。又傳言帝且東封泰山，李勉

遂城汴州，而李正己懼，率兵萬人屯曹州，乃遣人說悅同叛。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。建中二年，寶臣子惟岳，正己子納求襲節度，不許。悅爲請，不答。遂合謀同叛。悅與納會於濮陽，納分兵佐悅。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，悅乃遣將孟希祐以兵五千助惟岳；別遣康暗以兵八千攻邢州；楊朝光以兵五千壁盧疇，絕昭義餉道；而自將兵數萬圍臨洛。邢州刺史李共，臨洛守將張倓堅壁拒守。

○通鑑綱目建中四年六月一時悅攻臨洛，累月不拔，城中食且盡。李抱真告急於朝，詔馬燧將步騎與抱真討悅。又遣李晟將神策軍與之俱。又詔朱滔討惟岳。燧等軍未出險，先遣使持書諭悅，爲好語。悅謂燧畏之，不設備。燧等進軍至臨洛，悅悉衆力戰，悅兵大敗，斬首萬餘級。悅夜遁。邢州圍亦解。悅求救於納及惟岳。納及惟岳遣兵救之。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，軍於洹水，淄青軍其東，成德軍其西，首尾相應。馬燧率諸軍進屯鄴。詔河陽節度使李芄將兵會之。

○論語子路篇「善人爲

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」春秋時晉獻公嘗命其太子申生率師伐東山皋落氏。出師之日，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。羣臣私議以爲未合。先丹木曰：「是服也，狂夫阻之，曰盡敵而反，敵可盡乎？」

語見左傳。④通鑑建中三年正月，馬燧等諸軍屯於漳濱，田悅遣其將王光進築月城以守長

橋——在漳水上——諸軍不得度。燧以鐵鎖連車數百，實以土囊，塞其下流，水淺，諸軍涉度。時軍中乏糧，悅等深壁不戰。燧命諸軍持十日糧，進屯倉口，與悅夾洹水與漳水分流，又在漳水之東——而軍。李抱真李芄問曰：『糧少而深入，何也？』燧曰：『糧少則利速戰。今三鎮連兵不戰，欲以老我師。我若分軍擊其左右，悅必救之，則我腹背受敵，戰必不利。故進軍逼悅，所謂攻其所必救也。彼苟出戰，必爲諸君破之。』乃爲三橋逾洹水，日往挑戰。悅不出。燧令諸軍夜半起食，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。令曰：『賊至，則止，爲陣。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，仍抱薪持火。俟諸軍畢發，則止鼓角，匿其旁。俟悅軍畢度，焚其橋。』軍行十里所，悅聞之，率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，乘風縱火，鼓譟而進。燧按兵不動，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爲戰場，結陳以待之。募勇士五千餘人爲前列。悅軍至，火止氣衰，燧縱兵擊之，悅軍大敗。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，見河東軍捷，還鬪，又破之。追奔至三橋，已焚，悅軍亂，赴水溺死，不可勝紀。斬首二萬餘級，捕擄三千餘人，尸相枕藉。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。

田悅既敗，力屈勢窮，且皆離心，莫有固志。乘我師勝捷之氣，躡亡虜傷夷之餘，比於前功，難易百倍。既而大軍遂駐，遺孽復安。○其後餽運日增，師徒日益，于茲再稔，竟不交鋒。○量兵力，則前者寡而今者多；議軍資，則前者薄而今者厚；論氣勢，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，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；計兇黨，則前者盛而今者殘；揣敵情，則前者銳而今者挫。然而勢因時變，事與理乖。當易而反難，當進而中止。本末殊趣，前後易方，順理之常，必不如此。臣故曰：將非其人者，兵雖衆不足恃；操失其柄者，將雖材不爲用。

○時馬燧與李抱真不協，頓兵平邑浮屠。悅夜至南郭，大將李長春閉關不內，以俟官軍。久之，天且明，長春乃開門內之。悅殺長春，嬰城拒守。城中士卒不滿數千，死者親戚號哭滿街。悅憂懼，乃持佩刀，乘馬立府門外，悉集軍民流涕言曰：『悅不肖，蒙淄青成德二丈人保薦，嗣守伯父業。今二丈人卽世，其子不得承襲，悅不敢忘二丈人大恩，不量其力，輒拒朝命。喪敗至此，使士大夫肝腦塗地，皆』

悅之罪也。悅有老母，不能自殺，願諸公以此刀斷悅首，持出城降馬僕射，自取富貴，無爲與悅俱死也。』因由馬上自投地。將士爭前抱持悅，曰：『尙書舉兵徇義，非私己也。一勝一負，兵家之常。某輩累世受恩，何忍聞此！願奉尙書一戰，不勝，則以死繼之。』悅曰：『諸公不以悅喪敗而棄之，悅雖死，敢忘厚意於地下！』乃與諸將各斷髮約爲兄弟，誓同生死。悉出府庫所有，及斂富民之財，得百餘萬，以賞士卒。衆心始定。復召貝州刺史邢曹俊，使之整部伍，繕守備。軍勢復振。悅入城旬餘日，馬燧等諸軍始至城下，攻之不克。○初，李抱真爲澤潞——節度使。馬燧領河陽三城。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鈇，鈇奔燧，燧納之；且奏其無罪。抱真怒。及同討田悅，數以事相恨望，二人怨隙遂深，不復相見。由是諸軍逗撓，久無成功。及朱滔王武俊並反，兵逼趙州。抱真分兵二千人戍邢州。燧大怒曰：『餘賊未除，宜相與戮力，乃分兵自守其地！』欲引兵歸。李晟說燧曰：『李尙書以邢趙連壤，分兵守之，誠未有害。今公遽自引去，衆謂公何？』燧悅，乃單騎造抱真壘，相與釋憾結歡。然已失機矣。自三年正月戰勝洹上，至是年八月，仍未有功，故云再稔。

此自昔必然之効，但未審今茲事實，得無近於此乎？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。固不在益兵以生事，加賦以殄人。——無紓目前之虞，或興意外之患。——人者邦之本也，財者人之心也，兵者財之蠹也。○其心傷則其本傷，其本傷則枝幹顛瘁，而根柢蹙拔矣，惟陛下重慎之，愍惜之。

○左傳「韓宣子曰：『兵，民之殘也；財用之蠹，小國之大菑也。』」

今師興三年，可謂久矣；稅及百物，可謂繁矣；陛下爲之宵衣旰食，○可謂憂勤矣；海內爲之行齋居送，可謂勞弊矣。而寇亂有益，翦滅無期，人搖不寧，事變難測，是以兵貴拙速，不尙巧遲。○——速則乘機，遲則生變。——此兵法之要，深切之誠，往事明著之驗也。

○宵衣，謂未明求衣也。旰日，謂日旰而食也。○孫子「兵聞拙速，未覩巧之久也。」

夫投膠以變濁，○不如澄其源而濁自變之愈也。揚湯以止沸，不如絕其

薪而沸止之速也。是以勞心於服遠者，莫若修近，而其遠自來。多方以救失者，莫若改行，而其失自去。若不靖於本，而務救於末，則救之所爲，乃禍之所起也。修近之道，改行之方，易於舉毛，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。倘或重難易制，姑務持危，則當較禍患之重輕，辨攻守之緩急。臣謂幽燕恆魏^①之寇，勢緩而禍輕；汝洛滎汴^②之虞，勢急而禍重。緩者宜圖之以計，今失於屯戍太多。急者宜備之以嚴，今失於守禦不足。

①抱朴子「寸膠不能理黃河之濁，尺水不能卻肅丘之火。」

②漢書枚乘傳「欲湯之滄，一人

炊之，百人揚之，無益也，不如絕薪止火而已。」

③幽州治今北平，凡大興、宛平、昌平、房山、安次、寶

坻各縣之地皆其轄境。燕州今河北順義。恆州魏州見前。盧龍節度治幽州，燕其巡屬，指朱滔。成德

節度治恆州，謂王武俊。魏博節度治魏州，謂田悅。

④汝州今河南臨汝縣，洛州今河南洛陽縣，鄭

州亦稱滎陽郡，今河南鄭滎陽兩縣。汴州今河南開封縣。李希烈於建中四年襲陷汝州，又寇鄭州，

汴宋皆危。

何以言其然也？自祿山稱亂，首起薊門。中興以來，未暇芟蕩，因其降將，卽而撫之。朝廷置河朔於度外，殆三十年矣。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。田悅累經覆敗，氣沮勢羸，偷全餘生，無復遠略。武俊番種，有勇無謀；朱滔卒材，多疑少決；皆受田悅誘陷，遂爲猖狂出師。事起無名，衆情不附，進退惶惑，內外防虞。所以纔至魏郊，遽又退歸巢穴。意在自保，勢無他圖。加以洪河、太行禦其衝，并汾、洛、潞壓其腹，雖欲放肆，亦何能爲。又此郡兇徒，互相脅制，急則合力，退則背憎。是皆苟且之徒，必無越軼之患。此臣所謂幽燕恆魏之寇，勢緩而禍輕。

○唐薊州，卽今河北薊縣。地有薊門關，故亦曰薊門。此處則泛指范陽、盧龍兩鎮也。

○按通鑑代

宗廣德元年正月，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魏、邢、洛、貝、磁六州節度使，田承嗣爲魏、博、德、滄、瀛五州

都防禦使，李懷仙爲幽州盧龍節度使。時河北諸州皆降，嵩等迎僕固懷恩，拜於馬前，乞行問目效。懷恩亦恐賊平寵衰，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，自爲黨援。朝廷亦厭苦兵革，苟冀無事，因而授之。

③自安史倡亂，歷肅宗七年，代宗十七年，至建中四年，首尾二十九年也。

④通鑑建中三

年二月時河北略定，惟魏州未下。河南諸軍（李勉、劉洽等）攻李納於濮州，納勢日蹙。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，以張孝忠（本隸李寶臣麾下）爲易州刺史，及惟岳叛，朱滔使蔡雄往說之歸朝，爲易定滄三州節度使。王武俊（本成德兵馬使，殺惟岳後歸降）爲恆冀都團練使。康日知（本成德趙州刺史，惟岳叛，與別駕李濯同降）爲深魏都團練使。以德棣兩州隸朱滔，令還鎮。滔固請深州，不許，由是怨望，留屯深州。武俊素輕孝忠，自以手誅惟岳，功在康日知上，而孝忠爲節度使，已與康日知俱爲都團練使，又失趙定二州，亦不悅。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，馬五百匹給馬燧，武俊以爲朝廷不欲使故人爲節度使，魏博旣下，必取恆冀，故分其糧馬以弱之，疑未肯奉詔。田悅聞之，遣判官王侑許士則間道至深州，說朱滔曰：『司徒奉詔討李惟岳，旬朔之間，拔東鹿，下深州，惟岳勢

盛。故王大夫因司徒勝勢得以梟惟岳之首，此皆司徒之功也。又天子明下詔書，令司徒得惟岳城邑，皆隸本鎮，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，是自棄其信也。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，不使藩鎮承襲，將悉以文臣代武臣。魏亡則燕趙爲之次矣。若魏存，則燕趙無患。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，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，亦子孫萬世之利也。』又許以貝州賂滔，滔素有異志，聞之大喜。卽遣王侑歸報魏州，使將士知有外援，各自堅。又遣判官王邳與許士則俱詣恆州，說王武俊曰：『大夫出萬死之計，誅逆首，拔亂根，康日知不出趙州，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。而朝廷褒賞略同，誰不爲大夫憤悒者。今又聞有詔支糧馬與鄰道，朝廷之意，蓋以大夫善戰，恐爲後患，先欲貧弱軍府，俟平魏之日，使馬僕射北首，朱司徒南向，共相滅耳。朱司徒亦不敢自保，使邳等效愚計，欲與大夫共救田尙書而存之。大夫自留糧馬以供軍，朱司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，願以與大夫，請早定刺史以守之。三鎮連兵，若耳目手足之相救，則他日永無患矣。』武俊亦喜，許諾。卽遣判官王巨源使於滔，且令知深州事，相與尅日舉兵南向。⑤又是年四月，上遣中使發盧龍恆冀易定兵萬人詣魏州討田悅。王

武俊不奉詔，執使者送朱滔。滔言於衆曰：「將士有功者，吾奏求官勳，皆不遂。今欲與諸君敕裝，共趨魏州，擊破馬燧，以取溫飽，何如？」皆不應。三問，乃曰：「幽州之人，自安史之反，從而南者，無一人得還。今其遣人痛入骨髓，况太尉（指泚）司徒皆受國寵榮，將士亦各蒙官勳，誠且願保目前，不敢復有僥冀。」滔默然而罷。乃誅大將數十人，厚撫循其士卒。分兵營於趙州，以逼康日知。以深州授王巨源。武俊以其子士真將兵圍趙州。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東鹿。詰旦將行，吹角未畢，士卒忽大亂喧譟曰：「天子令司徒歸幽州，奈何違敕南救田悅？」滔大懼，走入驛後堂避匿。牙官蔡雄與兵馬使宗頊等矯詔士卒曰：「汝輩勿喧聽司徒傳令。」衆稍止。雄又曰：「司徒將發范陽，恩旨令得李惟岳州縣，卽有之。司徒以幽州少絲纊，故與汝曹竭力血戰，以取深州，冀得其絲纊，以寬汝曹賦率。不意國家無信，復以深州與康日知。又朝廷以汝曹有功，賜絹人十匹，至魏州西境，盡爲馬僕射所奪。司徒但處范陽，富貴足矣。今茲南行，乃爲汝曹，非自爲也。汝曹不欲南行，任自歸北，何用喧悖，乖失軍禮。」衆聞言，不知所爲，乃曰：「敕使何得不爲軍士守護賞物？」遂入敕使院，擘裂殺

之。——軍中別置館舍以居敕使，謂之敕使院——又呼曰，「雖知司徒此行爲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。」雄曰，「然則汝曹各還部伍，詰朝復往深州，休息數日，相與歸鎮耳。」衆然後定。滔卽引軍還深州。密令諸將訪察唱率爲亂者，得二百餘人，悉斬之，餘衆服慄。乃復引軍而南，衆莫敢前却。進取寧晉，留屯待王武俊。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——與寧晉皆屬趙州——東趨寧晉。④
洪河，猶言大河。太行山綿亘河北山西之間。⑤并州，卽今山西陽曲太原兩縣。汾州，今山西汾陽縣。潞州，今直隸永年縣。潞州，今山西長治縣。⑥朱滔，王武俊軍至魏郊，田悅具牛酒出迎。滔營於愜山。時李懷光軍亦至，燧等盛軍容迎之。滔以爲襲己，遽出陳。懷光勇而無謀，欲乘營壘未就擊之。燧請且休士卒，觀釁而動。懷光曰，「彼營壘旣立，將爲後患，此時不可失也。」遂擊滔於愜山之西，殺步卒千餘人。滔軍崩沮。懷光按轡觀之，有喜色。士卒爭入滔營取寶貨。王武俊引二千騎橫衝懷光軍，軍分爲二。滔引兵繼之，官軍大敗，蹙入永濟渠，溺死者不可勝數，水爲之不流。馬燧等各收軍保壘。是夕，滔等堰永濟渠入王莽河，絕官軍糧道及歸路。明日水深三尺餘。馬燧懼，遣使卑辭謝滔。

求與諸節度歸本道。稟天子，請以河北事委五郎處之。——滔行五，故稱五郎——滔欲許之。王武俊以爲不可。滔不從。秋七月，燧與諸軍涉水而西，退保魏縣，以拒滔。滔乃謝武俊。武俊由是恨滔。翌年，李晟謀取涿莫二州，以絕幽魏往來之路。二月，與張孝忠之子升雲圍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鄭景濟於清苑，累月不下。滔以其司武尚書馬實爲留守，將步騎萬餘守魏營，自將步騎萬五千救清苑。李晟軍大敗，退保易州。滔還軍瀛州。會晟病甚，退保定州。王武俊以滔既破李晟，留屯瀛州，未還魏橋，遣其給事中宋端趣之。端見滔，言頗不遜。滔怒，使謂武俊曰：「滔以熱疾，暫未南還。大王二兄遽有云云。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，棄兄如脫屣耳。二兄必相疑，惟二兄所爲！」端還報，武俊自辨於馬實。實以狀白滔，言趙王知宋端無禮於大王，深加責讓，實無他志。武俊亦遣承令官鄭和隨實使者見滔，謝之。滔乃悅，相待如初。然武俊以是益恨滔矣。

希烈忍於傷殘，果於吞噬，據蔡許富全之地，益鄧襄擄獲之資，意殊無厭，兵且未衄。○東寇則轉輸將阻，○北窺則都城或驚。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。

勢急而禍重。

○蔡州今河南汝南縣；許州，今河南許昌縣，唐俱屬河南道。蔡爲淮西鎮治，許其巡屬。希烈既平，梁崇義得襄陽，遂據爲己有。朝命李承繼山南東道節度使，承單騎赴任。至襄陽，希烈置之外館，迫脅萬端，承不爲屈。希烈乃大掠闔境所有而去。鄧州，今河南鄧縣，唐屬山南東道。時爲希烈所得，以其將姚瞻守之。蚺音广，挫敗也。希烈雖叛，朝廷僅以哥舒曜等將神策軍討之，無大戰鬪，故云未蚺。○唐時歲運淮南兩浙之糧以濟國用。及淄青兵踞徐州甬橋（徐州南界汴水上，後置宿州於此，卽今安徽宿縣。）渦口（渦水入淮之口）梁崇義據襄陽，運路皆絕，人心震恐。及希烈與納等交通，勢尤亟亟。

代朔邠靈①之騎士，自昔之精騎也。上黨盟津②之步卒，當今之練卒也；悉此強勁，委之山東，③勢分於將多，財屈於兵廣，以攻則曠歲不進，以守則數倍有餘，各懷顧瞻，遞欲推倚。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，今失於屯戍太多。

○代州，今山西代縣；朔州，今山西朔縣，均屬河東道。邠州，今陝西邠縣；靈州，今甘肅靈武縣，均屬關內道。

○潞州亦稱上黨郡，與盟津同隸昭義節度使。初，李抱真策山東有變，澤潞兵所走集，承戰伐後，賦重人困，軍伍彫剝。乃籍戶三丁擇一，蠲其徭租，給弓矢，令閒月得曹偶習射，歲終大校，親按籍第能否賞責。比三年，皆爲精兵。舉所部得戍卒二萬。既不廩於官，而府庫充實。乃曰：軍可用矣。繕甲淬兵，遂雄山東。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。

○顧炎武日知錄：「古所謂山東者，華山以東；自函谷關東總謂之山東，非若今之但以齊魯爲山東也。」

李勉以文吏之材，當浚郊奔突之會；哥舒曜以烏合之衆，捍襄野豺狼之羣。○陛下雖連發禁軍，以爲繼援。○累勅諸鎮，務使協同；睿旨殷憂，人思自效，但恐本非素習，令不適從，奔鯨觸羅。○倉卒難制，首鼠。○應敵，因循莫前。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，今失於守禦不足。

○勉初節度永平，德宗立，以爲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。建中四年，李希烈圍襄城，詔勉出兵救之。

汴州所屬有浚儀縣，卽古大梁之地，故言浚郊。奔突如豕，喻賊之衝撞。⑤唐書哥舒曜傳「李希

烈陷汝州，執別駕權知州事李元平，以周晃爲僞刺史。詔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，將鳳翔邠寧

涇原奉天好畤兵萬人討希烈。曜擊賊，收汝州，擒晃以獻，斬其將兩人。希烈退保許州。詔城襄城。曜

以疲人版築，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，帝不許，有詔督戰。曜進次潁橋，雷震軍中七馬斃，曜懼，還屯襄

城。希烈遣衆萬人，縱火攻柵，殪人於塹，以薄壘，曜苦戰破之。一豺狼喻賊之兇猛。⑥通鑑建中四

年「夏四月，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爲京城召募使，募禁兵以討李希烈。志貞請諸嘗爲節度觀察，

都團練使者，不問存歿，並勸其子弟，帥奴馬，自備資裝從軍。授以五品官。貧者甚苦之，人心始搖。八

月，李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，詔神策將劉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救之。④鯨

乃海中大獸，以鯨觸網羅，無有全理。喻勢難制止。⑤一前一卻也。

陛下若察其緩急，審其重輕，使懷光帥師①救襄城之圍，李芄還鎮爲東

都之援。②汝洛旣固，梁宋③亦安。是乃取有餘，救不足，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，

減山東飛蜀輓粟^④之勞。無擾則禍亂不生，息勞則物力可濟。非止排難於變切，亦將防患於未然。徵發既停，守備且固，足得徐觀事勢，更選良圖。此於紓^⑤亂解紛，抑亦計之次也。

①按通鑑建中四年五月，以朱滔王武俊會師自寧晉南下救田悅，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及神策步騎萬五千人，東討田悅，且拒滔等。

於我唐，亦爲帝都。今號爲東京，後改號東都。

②通典：河南府洛州，蓋周之舊都；漢魏晉後魏隋至

置宋州，大業初，改曰梁郡。唐爲宋州。一按其故城在今河南商邱縣南，卽張巡許遠死守處也。

④運載芻藁令疾至，故曰飛輓，引謂引運粟之車輛也。

⑤音戶，緩也，解也。

議者若曰：河朔羣盜尙未殲夷，倘又減兵，必更生患。此蓋好異不思之說

耳。臣請有以詰之：前歲伐叛之初，唯馬燧抱真李芄三帥而已，以攻必克，以戰必彊，是則力非不足明矣。洎遲留不進，乃請益師，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，而

李晟往矣。猶曰未足復請益師。於是召朔方全軍以赴之。而懷光往矣。幾遣加半之戍。竟無分寸之功。是則師不在衆。又明矣。然而可託以爲解者。必曰王師雖益。賊黨亦增。曩獨田悅寶臣。今兼朱滔武俊。臣請再詰以塞其辭。曩之田悅寶臣。皆蓄銳養謀。劇賊之方彊者也。尋而田悅喪敗。寶臣殲夷。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。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。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。王師有溢於昔時。又明矣。曩以太原澤潞河陽。三將之衆。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。今朱滔遁歸。武俊退縮。唯此田悅。假息危城。設使我師悉歸。彼亦讒能自守。況留抱眞馬燧。足得觀釁討除。是則減兵東征。勢必無患。又明矣。留之。則彼爲冗食。徙之。則此得長城。化危爲安。息費從省。舉一而兼數利。唯陛下圖之。謹奏。

○河陽城在今河南孟縣。時季玗爲河陽節度。領河陽等三城。

論關中事宜狀

右臣頃覽載籍，每至理亂廢興之際，必反覆參考，究其端由；與理同道罔不興，與亂同趣罔不廢。○此理之常也，其或措置不異，安危則殊，此時之變也。至於君人大柄，立國有大權，得之必彊，失之必弱，是則歷代不易，百王所同。夫君人之柄，在明其德威；立國之權，在審其輕重。德與威不可偏廢也，輕與重不可倒持也。蓄威以昭德，偏廢則危；居重以馭輕，倒持則悖。恃威則德喪於身，取敗之道也；失重則輕移諸己，啓禍之門也。陛下天錫勇智，志期削平，忿茲昏迷，整旅奮伐，海內震疊。○莫敢寧居，此誠英主撥亂拯物，不得已而用之。然威武四加，非謂蓄矣。所可兢兢保惜，慎守而不失者，惟居重馭輕之權耳。陛下又

果於成務，急於應機，竭國以奉軍，傾中以資外，倒持之勢，今又似焉。臣是以疚心如狂，不覺妄發，輒踰顧問之旨，深測憂危之端。此臣之愚於自量，而忠於事主之分也。古人所謂「愚夫言之，而明主擇之。」^①「惟陛下幸留聽焉。」

①語本書太甲「與治同道罔不興，與亂同事罔不亡。」
②恐懼也。二字同解。
③漢晁錯上書

中語。

臣聞國家之立也，本大而末小，是以能固。又聞理天下者，若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^①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。身所以能使臂者，身大於臂故也；臂所以能使指者，臂大於指故也。王畿^②者，四方之本也；京邑者，又王畿之本也。其勢當令京邑如身，王畿如臂，四方如指，故用則不悖，處則不危。斯乃居重馭輕，天子之大權也。是以前代之制，轉天下租稅，委之京師；徙郡縣豪傑，處之陵邑。^③選四方壯勇，實之邊城。^④其賦役，則輕近而重遠也；其惠化，則悅近以來遠也。太

宗文皇帝，既定大業，萬方底乂，猶務戎備，不忘慮危。列置府兵，分隸禁衛，大凡諸府八百餘所，而在關中者，殆五百焉。⑤舉天下不及關中，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。

①漢書賈誼傳「令海內之勢，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莫不制從。」②周以帝都附近方千里之

地爲王畿。猶漢以後言京兆也。③史紀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「徙天下豪富於咸陽，十二萬戶。」

漢書劉敬傳「敬說帝曰：諸侯初起時，非齊諸田，楚昭屈景莫與。今陛下都關中，實少人。北近胡寇，

東有六國強族，臣願徙齊諸田，楚昭屈景，燕趙韓魏後，及豪傑名家，且實關中。無事可以備胡。諸侯

有變，亦足率以東伐。此強本弱末之術也。」九年，徙齊楚大族實關中。武帝元朔二年，從主父偃計，

徙郡國豪傑於茂陵。太始元年，又徙豪傑於茂陵。④秦始皇三十二年，西北斥逐匈奴。自榆中並

河以東，屬之陰山，以爲三十四縣。城河上爲塞，徙謫實之初縣。三十三年，略取南越地，置桂林南海

象郡，謫徙民五十萬戍之。漢武帝元狩五年，徙天下好猾吏民於邊。元鼎六年，置張掖、燉煌兩郡，復

徒謫民以實之。⑤唐書兵志「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，而備於隋。自高祖初起，開大將軍府，有兵三萬人。及諸起義以相屬，與降羣盜，得兵二十萬人。武德初，始置軍府，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。六年，改驃騎曰統軍，車騎曰別將。太宗貞觀十年，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，別將爲果毅都尉，諸府總曰折衝府。凡天下十道，置府六百三十四，皆有名號，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，皆以隸諸衛。其隸於衛也，左右衛皆領六十府，諸衛皆領五十至四十，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夫。所詔禁軍者，南北衛兵也。南衛，諸衛兵是也。北衛者，禁軍也。貞觀初，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，於北門，長上曰百騎，以從田獵。又置北衛七營，選材力驍壯，月以一營番上。十二年，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，領以諸衛將軍，號飛騎。後擇馬射爲百騎，爲游幸翊衛。」文獻通考兵考「唐志言：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，皆有名號，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，皆以隸諸衛。會要云：折衝府二百八十，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。陸贄奏議則以爲：太宗置府八百，在關中者五百。杜牧原十六衛：上畜養戎臣，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，其數不同。」

承平漸久，武備寢微，雖府衛具存，而卒乘罕習。①故祿山竊倒持之柄，乘外重之資。②一舉滔天，兩京不守。③尙賴經制，頗存典刑；彊本之意，則忘沿邊之備。猶在④，加以諸牧有馬⑤，每州有糧。故肅宗得以爲資，中復興運。乾元之後，大憝初夷，繼有外虞，悉師東討，邊備旣弛，禁戍亦空。吐蕃乘虛深入爲寇，故先皇帝莫與爲禦，避之東遊。⑥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，忘深根固柢之慮。內寇則崤函⑦失險，外寇則汧渭⑧爲戎。於斯之時，朝市離析，事變可慮，須臾萬端，雖有四方之師，寧救一朝之患。⑨陛下追想及此，豈不爲之寒心哉！尙賴宗社威靈，先皇仁聖，攘却醜類，再安宸居。⑩城邑具全，宮廟無竄。此又非常之幸，振古⑪所未聞焉。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，保祐深矣。故示大儆，將宏永圖。陛下誠宜上副元心，下察時變，遠考前代成敗，近鑒國朝盛衰，垂無疆之休，建不拔之業。

○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，府兵之法寢壞，番役更代多不以時，衛士稍稍亡匿。至開元間，益耗散，宿衛不能給。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，更號曰彍騎，以分隸十二衛，總十二萬，爲六番。自

天寶以後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，士皆失拊循。八載，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。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。

（剖銅魚爲符，一存中央，一付地方，發兵時持此與木契爲信）其後徒有兵額官吏，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。○先是，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，乃奏言：文臣爲將，怯當矢石，不若用寒賧

胡人。胡人則勇決習戰，寒賧則孤立無黨。上悅其言，始用安祿山。至是，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，精兵咸戍北邊，天下之勢偏重，卒使祿山傾覆天下，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。○祿山既恃寵日

驕，嘗以曩時不拜肅宗之嫌，慮玄宗年高，國中事變，楊國忠又從而激之，遂包藏禍心，將生逆節。乃

於范陽築雄武城，外示禦寇，內貯兵器。天寶十四載，起兵反。同羅契丹寶韋曳落，兼范陽平盧河東

（時兼領三鎮節度）幽薊之衆，馬步相兼十萬，鼓行而西，以誅楊國忠爲名。十一月，丙申，封常清

與戰於武牢，敗績。丁酉，陷東京。十五載六月，哥舒翰戰於靈寶，大敗，賊遂入關。甲午，詔親征，京兆尹

崔光遠爲西京留守。丁酋次馬嵬。己亥，祿山陷京師。④通鑑天寶元年「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

邊：安西節度撫寧西域，治龜茲城；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，治北庭都護府；河西節度斷隔吐

蕃突厥，治涼州；朔方節度，捍禦突厥，治靈州；河東節度與朔方節度犄角以禦突厥，治太原府；范陽

節度臨制奚契丹，治幽州；平盧節度鎮撫寶韋靺鞨，治營州；隴右節度備禦吐蕃，治鄯州；劍南節度

西抗吐蕃，南撫蠻獠，治益州。嶺南五府經略綏靖夷獠，治廣州。此外又有長樂經略，福州領之；東萊

守捉，萊州領之；東牟守捉，登州領之。凡鎮兵四十九萬人，馬八萬餘匹。」⑤通鑑音注「唐制：凡

馬五千匹爲上監，三千匹以上爲中監，一千匹以上爲下監。麟德中，置八使，分總監坊，秦蘭原濁四

州及河曲之地，凡監四十八；自京師西屬隴右，有七馬坊。歐陽修曰：「置八坊，豳岐涇寧間，地廣千

里，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，募民耕之，以給芻秣。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，而馬多地狹，不能容，又析

八監，列置河西豐曠之野。」① ②代宗廣德元年，冬十月，吐蕃入寇，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

州。邊將告急，程元振皆不以聞。十月，寇至涇州，刺史高暉降之，爲之鄉導。既過邠州，上始聞之。至奉

天武功，京師震駭。詔以雍王**适**爲關內之師，**郭子儀**副之，出鎮咸陽以禦之。子儀閒廢日久，部曲離散。及是，召募得二十騎而行。至咸陽，吐蕃帥**吐谷渾**、**黨項**、**氐羌**二十餘萬衆渡渭，循山而東。子儀使判官**王延昌**入奏，請益兵，**程元振**遏之，竟不召見。吐蕃渡便橋，上倉卒不知所爲，出幸陝州。官吏六軍逃散。吐蕃入長安，立**廣武王承宏**爲帝，縱兵焚掠，長安中蕭然一空。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，謂**王延昌**曰：「大軍逃潰，多在商州，速往收之。」延昌徑入商州，撫諭之。諸將方縱兵暴掠，聞子儀至，皆大喜，聽命。得四千人，軍勢稍振。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，取長安，皆感激受約束。**鄜坊**節度判官**段秀實**說**白孝德**引兵赴難，孝德卽日大舉，南趨京畿，與**蒲陝商華**合勢進擊。子儀使羽林大將軍**長孫全緒**將二百騎出藍田。全緒晝則擊鼓張旗幟，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。吐蕃懼，百姓又給之曰：「**郭令公**自商州將大軍至矣。」吐蕃惶駭，悉衆遁去。詔以子儀爲西京留守。**白孝德**與**邠寧**節度**張蘊琦**將兵屯畿縣，子儀召之入城，京師遂安。十二月，上還長安。⑦嶠謂嶠山，在今河南洛寧縣北，西北接陝州，東接灃池。嶠有二，故稱二嶠。自東嶠至西嶠三十五里，東嶠長坂數里，峻

阜絕澗，車不得方軌。西嶠全是石坂，十二里，險絕不異東嶠。函謂函谷，在今河南靈寶縣南，秦時建關城於谷中，深險如函，故名。

⑧ 汧水出陝西隴縣西北汧山南麓，東南流經汧陽寶雞，東注於渭。渭水源出甘肅渭源縣西北鳥鼠山，東南流入陝西，納涇雍西洛諸水，東流入於河，爲關中大川。此謂汧渭流域也。

⑨ 時宦者程元振領驃騎大將軍，專權自恣，諸將有大功者，元振皆忌嫉欲害之，吐蕃入寇，上狼狽出幸，發詔徵諸道兵，李光弼等皆忌元振，莫有至者。

⑩ 喻帝居，謂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也。

⑪ 自古詩「振古如茲」

今則勢可危慮，又甚於前。伏惟聖謀，已有成算，愚臣未達，敢獻所憂。先皇帝還自陝郿，懲艾往事，稍益禁衛，① 漸修邊防。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，以捍西戎，② 河東有太原全軍，以控北虜。③ 此四軍者，皆聲勢雄盛，士馬精強，又徵諸道戎兵，每歲乘秋備塞，④ 尚不能保固封守，遏其奔衝，京師戒嚴，比比而有。⑤ 陛下嗣膺寶位，威懾殊鄰，蠢茲昆夷，猶肆毒蠱，舉國來寇，志吞岷梁。

④貪冒既深，覆亡幾盡。⑤遂求通好，少息交侵。蓋緣馬喪兵疲，務以計謀相緩，固非畏威懷德，必欲守信結和。所以歷年優柔，竟未堅定要約。⑥息兵稍久，育馬漸蕃，必假小事忿爭，因復大肆侵掠。張光晟又於振武，誘殺羣胡。⑦自爾以來，絕無虜使，其爲嫌怨，足可明徵。借如土蕃實和，回紇無憾，戎狄貪詐，乃其常情，苟有便利可窺，豈肯端然自守？今朔方太原之衆，遠在山東。⑧神策六軍之兵，繼出關外。⑨倘有賊臣，陷寇黠虜，窺邊伺隙，乘虛微犯，亭障。⑩此愚臣所竊爲憂者也。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。

○初，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又領神策軍使，內侍魚朝恩監其軍。英又入爲僕射，朝恩專將之。及代宗幸陝，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，悉號神策軍。及京師平，朝恩遂以軍歸禁中，自將之，然尙未得與北軍齒。廣德二年冬，朝恩以神策從上屯苑中，其勢寢盛，分爲左右廂，居北軍之右矣。①

隴右節度原屬隴右道。自鄯州（今甘肅碾伯縣）沒於吐蕃，乃僑置於關中耳。涇今甘肅涇川縣。

原今甘肅固原縣。時僕固懷恩叛，攻太原，不克，退據靈武，屢誘吐蕃回紇入寇，皆爲郭子儀所解退。旋懷恩死，西北始寧。子儀以靈武初復，百姓彫弊，戎落未安，請以路嗣恭爲朔方節度以鎮之。嗣恭披荆棘，立軍府，威令大行。又陳鄭澤潞節度李抱玉率兵屯鳳翔，卽命兼鳳翔隴右節度。又以邠州重要，邠寧節度馬璘力有未逮，乃徙璘鎮涇原，而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。

③時子儀兼河東副元

帥。北虜指回紇。

④河湟六鎮旣陷，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。

⑤唐書代宗紀「廣德二年十月

丙寅，吐蕃寇邠州。丁卯，寇奉天，京師戒嚴。永泰元年八月，吐蕃寇醴泉奉天，黨項寇同州，渾奴刺寇盤屋，京師戒嚴。大曆二年九月甲寅，吐蕃寇靈州。乙卯，寇邠州，郭子儀屯於涇陽，京師戒嚴。三年八月己酉，吐蕃寇靈州。丁亥，寇邠州，京師戒嚴。」

⑥大曆十四年冬十月，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，三

道入寇，一出茂州，一出扶文，一出黎雅，曰：「吾欲取蜀以爲東府。」諸將不能禦，虜連陷州縣，刺史棄城走，士民竄匿山谷。

⑦時西川節度崔寧在京，上憂之初，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，

遣入宿衛爲神策都將，上發禁四千人，使晟將之；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，使金吾大將軍曲環將之，

以救蜀。東川出兵與山南兵合，擊吐蕃南詔，破之。范陽兵追及於七盤（縣名，屬巴州）又破之，遂克維茂二州。李晟追擊於大度河外（在雅州廬山縣境）又破之。吐蕃南詔飢寒，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。

⑧吐蕃屢入寇，既皆不逞，頗持兩端，數遣使來請和，輒留不遣。德宗卽位，遣太常少卿韋倫歸其俘，欲以懷之。吐蕃亦遣使隨倫入朝。明年，使殿中少監崔漢衡至吐蕃議和，旋偕吐蕃區頰贊歸見。四年正月，隴右節度張鎰與吐蕃尙結贊盟於清水（秦州屬縣，在州東九十里）四月，上命宰相尙書與區頰贊盟於豐邑里，區頰贊以清水之盟，疆界未定，不果盟。乃命崔漢衡入吐蕃，決於贊善。

⑨通鑑建中元年（八月甲午），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董突等九百餘人。董突者，武義可汗之叔父也。代宗之世，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，雜居京師，貨殖縱暴，與回紇共爲公私之患。上卽位，命董突盡率其徒歸國，輜重甚盛。至振武，留數月，厚求資給，日食肉千斤，它物稱是。縱樵牧者，暴踐果稼。振武人苦之。光晟欲殺回紇，取其輜重，而畏其衆強，未敢發。九姓胡聞其種族爲新可汗所誅，多道亡。董突防之甚急，九姓胡不得亡，又不敢歸，乃密獻策於光晟，請殺回紇。光晟喜其

黨自離，許之。上以陝州之辱——肅宗既崩，代宗繼立，上以雍王爲天下兵馬元帥，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，進討史朝義於東都。上至陝州，與僚屬往見回紇登里可汗。可汗責上不拜舞。從官左廂兵馬使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。回紇將軍車鼻曰：唐天子與可汗約爲兄弟，可汗於雍王叔父也，何得不拜舞？子昂曰：雍王天子長子，今爲元帥。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？且兩宮在殯，不應舞蹈。力爭久之，車鼻引子昂等各鞭一百，以上年少未諳事，遣歸營。被辱右廂兵馬使魏琚與判官韋少華一夕而死。——心恨回紇。光晟知上旨，乃奏稱回紇本種非多，所輔以強者羣胡耳。今聞其自相魚肉，頓莫賀新立，移地健（登里可汗名）有擊子及國相梅錄（回紇將軍）各擁兵數千人相攻，國未定。彼無財則不能使其衆。陛下不乘此際除之，乃歸其人，與之財，正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者也。請殺之。三奏，上不許。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，故不爲禮。董突怒，執而鞭之數十。光晟勒兵掩擊，并羣胡盡殺之。獨留一胡使歸國爲證，曰：「回紇鞭辱大將，且謀襲據振武，故先事誅之。」

①朔方，李懷先，太原，馬燧。

②左右羽林，左右龍武，左右神武爲六軍。

③塞外險要處所

築以爲戍守之候城也。

側聞伐叛之初，議者多易其事，僉謂有征無戰，○役不逾時，計兵未甚多，度費未甚廣，於事爲無擾，於人爲不勞。曾不料兵連禍拏，變故難測，日引月長，漸乖始圖。故前志以兵爲凶器，戰爲危事，○至戒至慎，而不敢輕用之者，蓋爲此也。當勝而反敗，當安而倒危，變亡而爲存，化小而成大，在覆掌之間耳，何可不畏而重之乎？近事甚明，足以爲鑒。往歲爲天下所患，咸謂除之，則可致昇平者，李正己、李寶臣、梁崇義、田悅是也。往歲爲國家所信，咸謂任之，則可除禍亂者，朱滔、李希烈是也。既而正己死，李納繼之；寶臣死，惟岳繼之；崇義卒，希烈叛；惟岳戮，朱滔攜。然則往歲之所患者，四去其三矣，而患竟不衰；往歲之所信者，今則自叛矣，而又難保。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，任事之濟否在人。勢苟安，則異類同心也；勢苟危，則舟中敵國也。○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，惟新令圖，循偏廢

之柄以靖人，復倒持之權以固國。而乃孜孜汲汲，極思勞神，循無已之求，望難必之效，其於爲人除害之意，則已至矣。其爲宗社自重之計，恐未至焉。

○漢書「淮南王安上書曰：『臣問天子之兵，有征無戰。』」○尉繚子「兵者，凶器也，故不得已

而用之。」逸孟子「戰者，危事也。」○史記吳起列傳「若君不修德，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。」

自頃將帥徂征，久未盡敵，苟以藉口，則請濟師。陛乃爲之輟邊軍，缺環衛，虛內廐之馬，竭武庫之兵，占將家之子以益師，賦私養之蓄以增騎。猶且未戰，則曰乏財。陛又爲之算室廬，貸商賈，傾司府之幣，設請權之料。關輔之間，徵發已甚，宮苑之內，備衛不全。萬一將帥之中，又如朱滔希烈，或負固邊壘，誘致豺狼，或竊發郊畿，驚犯城闕，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。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。

○唐書兵志「建中元年，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廐。」文獻通考「唐府兵之制，當給馬者，官與其值，

市之，每匹錢二萬五千。刺史折衝，果毅覈歲周，不任戰者鬻之，以其錢更市。不足，則府供之。此給錢以市也。至府兵漸壞，兵貧難致，乃給以監牧之馬。此給馬之用也。①唐書兵志「建中四年，下詔

募兵。以白志貞爲使。蒐補峻切，郭子儀之壻端王傅吳仲孺殖貲累巨萬，以國家有急，不自安，請以

子率奴馬從軍。德宗喜甚，爲官其子五品。志貞乃請節度、都團練、觀察使與世嘗任者皆出子弟馬

奴裝鎧助征，授官如仲孺子。一餘詳兩河淮西利害狀注。②通鑑建中三年四月「時兩河用兵，

月費百餘萬緡，府庫不支數月。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，以爲貨利所聚，皆在富商，請括富商錢，出萬緡者，借其餘以供軍。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，則數年之用足矣。上從之。甲子，詔借商人錢。令

度支條上。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召貨，意其不實，輒加榜捶，人不勝苦，有縊死者。長安囂然，如被寇盜。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。又括櫛櫃質錢，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，封其櫃窖。

百姓爲之罷市。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，人已竭矣。一又四年六月「庚戌，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。時河東、澤潞、河陽、朔方四軍屯魏縣。神策、永平、宣武、淮南、浙西、荆南、江西、沔鄂、湖南、黔中、劍南、嶺

南諸軍環淮寧之境。舊制：諸道軍出境，皆仰給度支。上優恤士卒，每出境加給酒肉，本道糧仍給其家，一人滿三人之給。故將士利之，各出軍，縱逾境而止。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，常賦不能供。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。所謂稅間架者，每屋兩架爲間，上屋稅錢二千，中稅千，下稅五百。吏執筆握算，入人室廬計其數。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，出錢動數百緡。敢匿一間，杖六十。所謂除陌錢者，公私給與及賣買，每緡官留五十錢。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。敢隱匿者，杖六十，罰錢二千。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。④司府寺，唐衙署名，爲九寺之一，掌財貨廩藏貿易。⑤指外夷。左傳「戎狄豺狼，不可厭也。」

以陛下聖德君臨，率土①欣戴，非常之慮，豈所宜言？然居安思危，哲王是務；以言爲諱，中主不行。若備之已嚴，則言亦何害。倘忽而未備，又安可勿言？臣是以罄陳狂愚，無所諱避，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。唯陛下熟察之，過防之。

○猶言全國闔境。詩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」

且今之關中，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。王業根本，於是在焉。秦嘗用之以傾諸侯，漢嘗因之以定四海。蓋由憑山河之形勢，宅田里之上腴。○弱則內保一方，當天下之半，可以養力俟時也；強則外制東夏，據域中之大，可以蓄威昭德也。豪勇之在關中者，與籍於營衛不殊；車乘之在關中者，與列於廐牧不殊；財用之在關中者，與貯於帑藏不殊；有急而須，一朝可取。今執事者先拔其本，棄重取輕，所謂倒持太阿，授人以柄。○議制置則強幹弱枝之術反；○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。求諸通方，無適而可。顧臣庸懦，竊爲陸惜之。

○文獻通考「雍州之地，厥田上上。鄂杜之饒，號稱陸海。四塞爲固，被山帶河，秦氏資之，遂平海內。」

漢初，高帝納婁敬之說而都焉。○漢書梅福傳「倒持太阿，授楚其柄。」注「太阿，劍名。言秦

無道，猶倒持劍授人。」○班固兩都賦「強幹弱枝，隆上都而觀萬國。」幹喻中央，枝喻地方。

往者不可追，來者猶可補。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，輒敢效其狂鄙，以備採擇之一端。陛下倘俯照微誠，過聽愚計，使李芄援東洛，懷光救襄城，希烈兇徒，勢必退衄。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，及點召節將子弟，東行應援者，悉可追還。河北既有馬燧抱真，固亦無藉李晟，亦令旋旆，完復禁軍。明勅涇隴邠寧，但令嚴備封守。仍云更不徵發，使知各保安居。又降德音，勞徠畿甸，具言京輦之下，百役殷繁，且又萬方會同，諸道朝奏，郵勤懷遠，理合優容。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權酒，○抽貫貸商點召等，諸如此類，一切停罷。則冀已輸者弭怨，見處者獲寧，人心不搖，邦本自固，禍亂無從而作，朝廷由是益尊。然後可以度時宜，施教令，弛張自我，何有不從？？端本整棼，無易於此！謹奏。

○權，音較。以木渡水曰權，謂禁民酤釀，獨官開置，如道路設木爲權，獨取利也。猶今言專賣。建中三年，復禁民酤，以佐軍費。

論叙遷幸之由狀

臣前日蒙恩召見，陛下叙說涇原叛卒，驚犯宮闕，○及初行幸○之事，因自剋責，辭旨過深。臣奏云，「陛下引咎在躬，誠堯舜至德之意，臣竊有所見，以爲致今日之患者，羣臣之罪也。」陛下又曰，「卿以君臣之禮，不忍歸過於朕，故有是言。然自古國家興衰，皆有天命，今遇此厄運，雖則是朕失德，亦應事不由人。」未及對詔之間，陛下遂言及宗祧，涕泗交集。主憂臣憤，人理之常，情激於衷，不覺嗚咽。旋屬游環請對，臣言未獲畢辭。今輒上煩，以盡愚懇。

○通鑑建中四年「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。冬十月丙午，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。軍士冒雨，寒甚，多攜子弟而來，冀得厚賜遺其家。既至，一無所賜。丁未，發至澧水，詔京兆尹王翊犒

師惟糲食菜餒，衆怒，蹶而覆之。因揚言曰：吾輩將死於敵，而食且不飽，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！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，不如相與取之。乃擐甲張旗鼓，還趣京城。令言入辭，尚在禁中。聞之，馳至長樂阪，遇之。軍士射令言，令言抱馬鬣突入亂兵，呼曰：『諸君失計！東征立功，何患不富貴，乃爲族滅之計乎？』軍士不聽，以兵擁令言而西。上遽命賜帛人二匹。衆益怒，射中使。又命中使宣慰，賊已至通化門外，中使出門，賊殺之。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之，賊已入城，喧聲浩浩，不復可遏。百姓狼狽走，賊大呼告之曰：『汝曹勿恐！不奪汝商貨儻質矣！不稅汝間架陌錢矣！』上遣普王誼、翰林學士姜公輔出慰諭之，賊已陣於丹鳳門外，小民聚觀者以萬計。初，神策軍使白志貞、寧召募禁兵，東征死亡者，志貞皆隱不以聞，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。名在軍籍，受給賜，而身居市廛爲販鬻。司農卿段秀實上言：禁兵不精，其數全少，卒召患疑，將何待之。不聽。至是，上召禁兵以禦賊，竟無一人至者。賊已斬關而入，上乃與王貴妃、韋淑妃、太子諸王、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。王貴妃以傳國璽繫衣中，以從。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十七八。有竇文場、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，至是帥宦官左右僅

百人以從。使普王誼前驅，太子執兵以殿。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，聞之，率麾下四百人從，乃使建居後爲殿。姜公輔叩馬言曰：『朱泚嘗爲涇帥，坐弟滔之故，廢處京師，心嘗快快。臣謂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，則不如殺之，毋貽後患。今亂兵若奉以爲主，則難制矣。請召使從行。』上倉卒不暇用其言，曰：『無及矣！』遂行。夜至咸陽，飯數七而過。賊入宮，登含元殿大呼曰：『天子已出，宜人自求富！』遂譟謀爭入府庫，運金帛，極力而止。小民因之亦入宮盜庫物，通夕不已。其不能入者剽奪於路。諸坊居民各相率自守。姚合言與亂兵謀曰：『今衆無主，不能持久。朱太尉閑居私第，請相與奉之。』衆許諾。乃遣數百騎迎泚於里第。夜半，泚按轡列炬，傳呼入宮，居含元殿，自稱權知六軍。戊申旦，泚徙居白華殿。出榜於外，稱涇原將士久處邊陲，不閑朝禮，輒入宮闕，致驚乘輿，西出巡幸。太尉已權臨六軍，應神策軍士及文武百官，凡祿食者悉詣行在。不能往者即詣本司。若出三日，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。於是百官出見泚。或勸迎乘輿，泚不悅，百官稍稍退去。源休以使回紇還，賞薄，怨朝廷，入見泚，屏人密語移時，爲泚陳成敗，引符命，勸之僭逆。泚喜，然猶未決。宿衛諸軍舉白幡，降

者列於闕前甚衆。上自咸陽幸奉天。(故城在今陝西乾縣)文武之臣稍稍繼至。己酉，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。瑊素有威望，衆心恃之稍安。詔徵近道兵入援。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，且來攻城，宜早修守備。盧杞切齒言曰：「朱泚忠貞，羣臣莫及，奈何言其從亂，傷大臣心。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。」上亦以爲然。又聞羣臣勸泚奉迎，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。姜公輔諫曰：「今宿衛單寡，防慮不可不深。若泚竭忠奉迎，何憚於兵多。如其不然，有備無患。」上乃悉召援兵入城。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，聲言迎大駕，實襲奉天。時奉天守備單薄，段秀實使岐靈岳詐爲姚令言符，令旻且還，當與大軍俱發。竊令言印未至，秀實倒用司農印符，募善走者追之，旻得符而還。未幾，泚自將逼奉天，軍勢甚盛，賴渾瑊、韓遊瓌等苦戰，未破。上與陸贄語及亂故，深自克責。贄曰：「致今日之患，皆羣臣之罪。」上曰：「此亦天命，非由人事。」贄退而上此疏。○蔡邕獨斷「天子車駕所至，見長吏、三老、官屬，親臨軒，作樂，賜食帛，民爵，有級數，或賜田租之半，故謂之幸。」

臣所謂致今日之患，是羣臣之罪者，非敢塗飾浮說，苟寬聖懷，事皆有由，言庶可復。○自祿山稱亂，遺患未除，朝廷因循，久務容養，事多僭越，禮闕會朝，陛下神武統天，將壹區宇，乃命將帥，四征不庭。○兇渠稽誅，逆將繼亂，兵連禍結，行及三年。徵師四方，無遠不暨。○父子訣別，夫妻分離。一人征行，十室資奉，居者有餽送之苦，行者有鋒刃之憂。去留騷然，而閭里不寧矣。聚兵日衆，供費日多，常賦不充，乃令促限；促限纔畢，復命加徵；加徵既殫，又使別配；別配不足，於是權算之科設，率貸之法興。○禁防滋章，條目纖碎，吏不堪命，人無聊生。農桑廢於徵求，膏血竭於笞箠。市井○愁苦，室家怨咨，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。邊陲之戍，用保封疆，禁衛之師，以備巡警，二者或闕，則生戎心，國之大防，莫重于此。陛下急于靖難，累遣東征，邊備空虛，親軍寡弱。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，簿責○將家以出兵。凡有私牧者，例元勳貴戚之門，所謂將家者，皆統帥岳牧○

之後，是乃嘗蒙親委，或著忠勞，復除征徭，固有常典，今忽奪其畜牧，事其子孫，有乞假以給資裝，有破產以營卒乘。道路悽憫，部曲感傷，貴位崇勳，孰不解體？加以聚斂之法，轂下尤嚴。邸第侯王，咸輸屋稅。稗販夫婦，畢算緡錢。貴而不見優，近而不見異，其爲憤感，又甚諸方。誅求轉繁，庶類恐懼，興發無已，羣情動搖，朝野囂然，而京邑關畿不寧矣。陛下又以百度弛廢，志期肅清，持義以掩恩，任法以成理，神斷失於太速，睿察傷於大精。斷速則寡恕於人，而疑似之間，不容辨也。察精則多猜於物，而臆度之際，未必然也。寡恕則重臣懼禍，反側之釁易生。多猜則羣下防嫌，苟且之風漸扇。是以叛亂繼起，怨讟並興，非常之虞，億兆同慮。惟陛下穆然凝邃，獨不得聞，至使兇卒鼓行，白晝犯闕，重門無結草之禦，環衛無誰何之人，自古禍變之興，未有若斯之易，豈不以乘我間隙，因人攜離哉？陛下有股肱之臣，有耳目之任，有諫諍之列，有備衛之司，見危不能竭其

誠臨難不能効其死。所謂致今日之患，是羣臣之罪者，豈徒言歟？

○復，踐言也。論語「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。」○不庭，謂不朝也。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。一說：庭

直也；不庭，不直也。③時內自關中，西暨蜀漢，南盡江淮閩越，北至太原，所在出兵。④兩稅初定，

夏稅無過六月，秋稅無過十一月。軍興以後，率令先期徵收，吏役督責嚴峻，是曰促限。建中三年五

月，增各道稅錢，每千加二百文，是曰加徵。又令許諸道量事取資，於是多臨時加徵，是曰別配。猶今

言攤派也。率貸者，通典云：「自天寶末年，盜賊奔突，克復之後，府庫一空；又所在屯師，用度不足。於

是遣御史康雲問出江淮，陶銳往蜀漢，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，所有財貨畜產，或五分納一，謂之率

貸，所收巨萬計。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稅商賈，以充軍資雜用；或于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

易之處，計錢至一千以上者，皆以分數稅之。自是商旅無利，多失業矣。⑤猶言鄉里。古者邑居，秋

冬之時，入保城郭；春夏之時，出居田野。既作田野，遂相交易。井田之處而爲此市，故謂之市井。⑥

依文簿次第一一責之。⑦古有四岳十二牧，各統其方諸侯之國，故後人謂專方面者爲岳牧。

④春秋時，晉卿魏武子有嬖妾，無子。武子疾，命其子顓曰：「必嫁之。」疾病，則曰：「必以爲殉。」及卒，顓嫁之，曰：「疾病則亂，吾從其始也。」後秦伐晉，顓與秦師戰於輔氏，顓見老人結草，以充杜回——秦之力人也——杜回躓而顓，故獲之。夜夢之曰：「余爾所嫁婦人之父也。爾用先人之始命，余是以報。」事見春秋左傳。

聖旨又以國家興衰，皆有天命，今遇此厄運，應不由人。○者。臣志性介劣，學識庸淺，凡是占算祕術，都不涉其源流。至於興衰大端，則嘗聞諸典籍。書曰：「天視自我人視，天聽自我人聽。」○又曰：「德惟一，動罔不吉；德二三，動罔不凶。惟吉凶不僭在人，惟天降災祥在德。」○又曰：「天難忱命靡常，常厥德，保厥位。厥德靡常，九有以亡。」○此則天所視聽，皆因於人，天降災祥，皆考其德，非於人事之外，別有天命也。故祖伊責紂之辭曰：「我生不有命在天。」○武王數紂之罪曰：「吾有命，罔懲其侮。」○此又舍人事而推天命，必不可之。

理也。易曰：「自天祐之，吉無不利。」仲尼以爲「祐者助也。天之所助者順也；人之所助者信也。履信思乎順，又以尙賢。是以自天祐之，吉無不利。」又曰：「危者，安其位者也；亡者，保其存者也；亂者，有其理者也。故君子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理而不忘亂，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。」又曰：「視履考祥。」又曰：「吉凶者，失得之象也。」夫易之爲書，窮變知化，其於性命，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，辨安危理亂之故，必本於履行得失，而吉凶之報象焉。此乃天命由人，其義明矣。春秋傳曰：「禍福無門，唯人所召。」又曰：「人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謂命也。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，以定命。能者養之以福；不能者敗以取禍。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：「大雅六：『殷之未喪師，克配上帝。儀監于殷，駿命不易。』言得衆則得國，失衆則失國也。」又引書而釋之曰：「康誥曰：『惟命不于常。』言善則得之，不善則失之。」此則聖哲之意，

六經會通，皆謂禍福由人，不言盛衰有命。蓋人事著於下，而天命降於上。是以事有得失，而命有吉凶，天人之間，影響相準。詩書以後，史傳相承，理亂廢興，大畧可記，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，未之有也；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，亦未之有也。

○建中初，術士桑道茂上言：國家不出三年，有厄會。奉天有王氣，宜高垣堞，爲王者居，使可容萬乘者。德宗素驗其數，詔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，及神策兵城之。時盛夏趣功，人莫知其故。及朱泚反，帝蒙難奉天，賴以濟。帝言蓋意在此。

①②均見書泰誓。人原作民，避太宗諱而改也。④書咸有一德語。九有，謂九州也。⑤書西伯戡黎語。⑥書泰誓文。⑦易繫辭文。本義云：此釋大有上九爻

義也。⑧亦繫辭文。本義云：此釋否九五爻義也。⑨易履卦上九爻辭。王弼云：「禍福之祥，生乎所履。處履之極，履道成矣。故可視履而考祥也。」⑩亦繫辭文。⑪見左氏傳成公十三年。周

大夫劉康公謂成肅公語也。杜註：「養威儀以致福。」⑬⑭俱禮記大學篇文。詩大雅文王之什。

六經之教既如彼，歷代明驗又如此，尙恐其中有可疑者，臣請復以近事

證之自頃征討頗頻，刑網稍密，物力耗竭，人心驚疑，如居風濤，洶洶靡定。上自朝列，下達烝黎，○日夕族黨聚謀，咸憂必有變故。旋屬涇原叛卒，果如衆庶所虞。京師之人，動逾億計，固非悉知算術，皆曉占書。則明致寇之由，未必盡關天命。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，建將來之令圖，拯宗社之阽危，○刷億兆之憤恥，在於審察時變，博詢人謀。王化聿修，○天祐自至。恐不宜推引厄運，謂爲當然，撓追咎之誠，沮惟新之望。

○烝，衆黎民也。

○阽音一乃，又音刀一乃，沿邊欲墮也。故言危曰阽危。

○聿，音口，發語詞。詩一

聿修厥德。一又遂也，惟也。

臣聞理或生亂，亂或資理，有以無難而失守，有因多難而興邦。理或生亂者，恃理而不修也。亂或資理者，遭亂而能懼也。無難失守者，忽萬機之重，而忘憂畏也。多難興邦者，涉庶事之艱，而知勅慎也。今生亂失守之事，則既往不可

復追矣；其資理興邦之業，在陛下勦勵而謹修之。當至危至難之機，得其道則興，失其道則廢，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。惟陛下勤思焉，熟計焉，舍己以從衆焉，違欲以遵道焉，遠儉佞而親忠直焉，推至誠而去逆詐焉，杜讒沮之路，廣諫諍之門焉，掃求利之法，務息人之術焉，錄片善片能，以盡羣材焉，忘小瑕小怨，俾無棄物焉。斯道甚易知，甚易行，不勞神，不苦力，但在約之於心耳。又陛下天資睿哲，有必致之具，安得舍而不爲哉？斯道夕誓之於心，則可以感神明，動天地；朝施之於事，則可以服庶類，懷萬方。何憂乎亂人，何畏乎厄運，何患乎天下不寧？昔古公以避狄而興，周文以百里而王，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，由僻小而闡不圖。况陛下稟英姿，承寶祿，四海之利權由己，列聖之德澤在人，苟能增修，蔑有不濟。至如東北羣孽，荏苒逋誅，涇原亂兵，倉卒犯禁，蓋上天保佑陛下，恐陛下神武果斷，有輕天下之心，使知艱難，將永福祚耳。伏願悔前禍以答

天戒，新聖化以承天休。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，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。勤勵不息，足致昇平，豈止盪滌妖氛，旋復宮闕而已。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，有所切辭，不覺煩。伏惟陛下，不以人廢言，不以言廢直，千慮一得，或有取焉。謹奏。

○古公亶父，文王之祖，後追尊爲太王。孟子滕文公篇「昔者太王居邠，狄人侵之，事之以皮幣，不得免焉；事之以犬馬，不得免焉；事之以珠玉，不得免焉。乃屬其耆老而告之，曰：『狄人之所欲者，吾土地也。』吾聞之也，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。二三子何患乎無君，我將去之。」去邠，踰梁山，邑於岐山之下居焉。邠人曰：『仁人也，不可失也。』從之者如歸市。」○孟子「以力假人者霸，霸必有大國。」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，湯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。」○闡，開闢；丕，大圖計也。闡音彳𠂔。○荏，音日𠂔日𠂔，展轉費時；逋，音勺𠂔，欠也。

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^①

隱朝^②昨日奉宣聖旨：逆賊雖退，猶未收城，令臣審思當今所務，何者最切，具條錄奏來者。

^①建中四年十一月，李懷光入援，敗泚兵於醴泉，泚懼，引還長安，奉天之圍方解。喘息既定，帝欲有所事事，故詢於贄也。
^②內侍名。數對羣臣狀，又作朝隱。按舊唐書有樊李朝隱詔，似作「朝隱」也。

伏以初經大變，海內震驚，無論順逆賢愚，必皆企竦觀聽。陛下一言失，則四方解體，一事當，則萬姓屬心，動關安危，不可不慎。臣謂當今急務，在於審察羣情。若羣情之所甚欲者，陛下先行之；人所甚惡者，陛下先去之。^③欲惡與天

下同，而天下不歸者，自古及今，未之有也。夫理亂之本，繫於人心。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，在危疑向背之際，人之所歸則植，人之所去則傾。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，同其欲惡，使億兆歸趣，以靖邦家乎？此誠當今之所急也！

○通鑑注「此卽孟子所欲與之聚之，所惡勿施爾也之意。」

然尙恐爲之不易者，蓋以朝廷播越，○王命未行，施之空言，人或不信。何以言其然？今天下之所欲者，在息兵；在安業；天下之所惡者，在斂重，在法苛。陛下欲息兵，則寇孽猶存，兵固不可息矣。欲安業，則征徭未罷，業固未可安矣。欲薄斂，則郡縣懼乏軍用，令必不從矣。欲去苛，則行在○素霽○威嚴，言且無驗矣。此皆勢有所未制，意有所未從。雖施於德音，足慰來蘇○之望，而稽諸事實，未符悔禍之誠。且動人以言者，其感不深；動人以行者，其應必速。蓋以言因事而易發，行違欲而難成，易發故有所未孚，難成故無思不服。今陛下將欲平禍

亂，拯阡危，恤烝黎，安反側，既未有息人之實，又乏於施惠之資，唯當違欲以行己所難，布誠以除人所病，乃可以彰追咎之意，副維新之言。若猶不然，未見其可。

○播逃越散，言流離失所也。

○天子出巡所在曰行在。

○音出一，消釋也。

○書「後來其蘇」

一蘇息也。

頃者竊聞輿議，頗究羣情，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，百辟○又患於君臣道隔。郡國之志，不達於朝廷，朝廷之誠，不昇於軒陛。○上澤闕於下布，下情壅於上聞，實事不必知，知事不必實，上下否隔於其際，真偽雜揉於其間，聚怨囂囂，○騰謗藉藉，○欲無疑阻，其可得乎？物論則然，人心可見。蓋謂含弘聽納，是聖主之所難；鬱抑猜嫌，是衆情之所病。伏惟陛下，神無滯用，鑒必窮微，愈其病而易其難，如淬鋒○潰疣，決防注水耳。可以崇德美，可以濟艱難，陛下何慮不行，

而直爲此懷懍也？

○猶言百官辟徵召也。○天子不御正座，而御平臺，曰臨軒。陛，殿階。○讀如「敖敖」，衆多貌。

④音「一廿」，草交橫貌。喻雜亂而衆多也。⑤淬音「ㄨㄛ」，鍛鍊刀劍入水令堅也。淬鋒，

利其鋒。⑥音「ㄌㄨ」，敬畏也。

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，陛下特加延接，親與敍言，備詢禍亂之由，明示咎悔之意，各使極言得失，仍令一一面陳。軍務之餘，到卽引對，不拘時限。①用表憂勤。周公勤握髮吐餐。②而天下歸心，則此義也。又當假之優禮，悅以溫顏。言切而理愜者，必賞導以盡其情。識寡而辭拙者，亦容恕以嘉其意。有諫諍無隱者，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。③褒其直而勿愆其非。有謀猷可用者，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。④獎其能而亟行其策。至於匹夫片善，採錄不遺，庶士傳言。⑤聽納無倦。是乃總天下之智，以助聰明；順天下之心，以施教令。則君

臣同志，何有不從，遠邇歸心，孰與爲亂？化疑梗爲訢合，易怨謗爲謳歌，浹辰之間，^①可使不變。陛下倘行之不厭，用之得中，從義如轉圜，進善如不及，^②推廣此道，足致和平。其於昭德塞違，^③恐不止當今所急也。慮有愚而近道，事有要而似迂，冀垂睿思，反覆詳覽，必或無足觀採，捨棄非遙。謹奏。

○唐書百官志「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後，朝朔望，文官五品以上，及兩省供奉官，監察御史，員外郎，太常博士入參，號常參官。武官三品以上，三日一朝，號九參官。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者，五日一朝，號六參官。弘文崇文館國子監學生四時參。凡諸王入廟及以恩追至者，日參。」^④舊

唐書德宗紀「每御延英，令諸司官長二人奏本司事。又敕常參官每一日二人引對，以訪政事，謂之巡對。」^⑤史記周公世家「伯禽就封於魯，周公戒伯禽曰：『我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

叔父，我於天下亦不賤矣。然我一沐三握髮，一飯三吐哺，起以待士，猶恐失天下之賢人。』」^⑥

書仲虺之誥贊湯之德，有「改過不吝」之語。^⑦書皋陶謨記禹聽皋陶之言而善之，有「禹拜

昌言曰俞」之語。

④按國語召公諫厲王有「庶人傳語」之語。又漢賈山至言「士傳言諫過。」

一 ①春秋左傳「浹辰之間，楚克三都。」注「浹辰，十二日也。」

②漢書梅福傳「昔高祖納

善若不及，從諫若轉圜。」注「轉圜，言其順易也。」

③春秋左傳桓公二年「君人者，將昭德塞

違，以臨照百官。」言昭明美德，抑塞違邪，以臨示百官也。

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

臣某言：賊泚逋誅，尙穴宮禁。陛下思念宗廟，痛傷黎元，仁孝交感，至於憤激，猥以忘務，下詢微臣。臣雖鄙懦，尊慕仁義，荷陛下知己之遇，感陛下思理之誠，愚衷所懷，承問輒發。不以淺深自揆，不以喜怒上虞，誠缺於周防，承順之規，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。

○通鑑「疏卷旬日，上無所施行，亦不詰問，贄又上疏。」
○春秋左傳杜序「聖人包周身之防，

一謂聖人防慮必周於身。」
○易坤卦「乃順承天。」疏「坤是陰柔，以和順承奉於天。」意謂以

臣奉君，以下戴上之道也。
○邢邵人物志「一至謂之偏材，偏材小雅之質也。」

前奉詔問，尋具上陳，請延羣臣，稍與親接，廣咨訪之路，開諫諍之門，通壅

鬱之情，宏採拔之道。自獻答奏，迨茲彌旬，不聞施行，不賜酬詰，未審宸旨，以爲何如？昧於忖量，但務竭盡，恐由辭理蹇拙，不能暢達事情，悽悽血誠，敢再披瀝。蓋犬馬感恩思効之心，睠睠而不能自止者也。

○後漢書楊賜傳「豈敢愛惜垂沒之年，而不盡其悽悽之心哉！」注「悽悽，猶勤勤也。」○披肝瀝膽。○喻臣下效忠君上。○勤厚之意。詩「睠睠懷願。」

臣聞立國之本，在乎得衆。得衆之要，在乎見情。故仲尼以爲「人情者，聖王之田。」言理道所由生也。是則時之否泰，事之損益，萬化所繫，必因人情。情有通塞，故否泰生；情有厚薄，故損益生。通天下之情者，莫智於聖人。盡聖人之心者，莫深於易象。其列卦也，乾下坤上，則曰泰。乾上坤下，則曰否。其取象也，損上益下，則曰益。損下益上，則曰損。乾爲天，爲君，坤爲地，爲臣。天在下而地處上，於位乖矣。而反謂之泰者，上下交故也。君在上而臣處下，於義順

矣，而反謂之否者，上下不交^⑧故也。氣不交，則庶物不育；情不交，則萬邦不和。天氣下降，地氣上騰，然後歲功成。君澤下流，臣誠上達，然後理道立。損益之義，亦由是焉。上約己而裕於人，人必悅而奉上矣，豈不謂之益乎？上蔑人而肆諸己，人必怨而叛上矣，豈不謂之損乎？然則上下交而泰，不交而否，自損者人益，自益者人損，情之得失，豈容易哉！故喻君爲舟，喻人爲水。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。^⑦舟卽君道，水卽人情。舟順水之道乃浮，違則沒。君得人之情乃固，失則危。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，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，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。^⑧乃至「兢兢業業，一日二日萬幾。」^⑨夫幾者，事之微也；以聖人之德，天子之尊，且猶慎事之微，乃至一日萬慮，豈不以居上接下，懼失其情歟？書曰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」^⑩微則萬歲之慮，不得不精也；危則覆舟之戒，不得不畏也。

○禮記禮運「聖王修義之柄，禮之序，以治人情。故人情者，聖王之田也。」

○易益卦象辭。

易損卦象辭。④易繫辭文。⑤泰卦象曰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。」

⑥否卦象曰「上下不交

而天下無邦也。」

⑦家語「君者，舟也。庶人者，水也。水所以載舟，亦所以覆舟。」

⑧通鑑注云，

祖左傳臧文仲所謂「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，鮮濟」之語之意。

⑨書皋陶謨語。

⑩書大禹

謨語。

夫揆物以意，宣意以言。言或是非，莫若考於有跡；跡或成敗，莫若驗於已行。自昔王業盛衰，君道得失，史冊盡在，粲然可徵。與衆同欲，靡不興；違衆自用，靡不廢；從善納諫，靡不固；遠賢恥過，靡不危。故詩書稱堯之德，則曰「稽於衆，舍己從人。」數舜之功，則曰「明四目，達四聰。」言務同欲也。序禹之所由興，則曰「益贊于禹。」禹拜昌言，述湯之所以王，則曰「用人惟己，改過不吝。」言能納諫也。歌文王作周，則曰「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。」美

武王克殷，則曰「予有亂臣十人，同心同德。」言皆從善也。堯舜禹湯文武，此六君者，天下之盛王也，莫不從諫以輔德，詢衆以成功。是則德益盛者，慮益微，功愈高者，意愈下。及代之衰也，則道亦反焉。故書曰：「紂有億兆夷人，離心離德。」言違衆也。詩曰：「女魚然于中國，斂怨以爲德；不明爾德，時無背無側。爾德不明，以無陪無卿。」又曰：「雖無老成人，尙有典刑，曾是莫聽，大命以傾。」言遠賢也。書曰：「謂人莫己若者亡。」詩曰：「惟彼不順，自獨俾臧；自有肺腸，俾民卒狂。」言自用也。前史數商紂之惡曰：「強足以拒諫，辨足以飾非。」言恥過也。考得失於已行之迹，覽盛衰於已驗之符，孰失道而不衰，孰得理而不盛，報應以類，影響不差，胡可不則而象之，儆而畏之乎？粵自秦漢，暨於周隋，其間將歷千祀，代興者非一姓，繼覆者非一君；雖所遇殊時，所爲異迹，然失衆必敗，得衆必成，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，與桀紂幽厲同趣者

必覆，全失衆則全敗，全得衆則全成，多同於善則功多，甚同於惡則禍甚，善惡從類，端如貫珠。⑤成敗象行，明若觀火，此歷代之元龜也。

①書大禹謨篇。

②書舜典語。

③見書大禹謨。

④見書仲虺之誥。

⑤見詩大雅文王之什。

⑥見書秦誓。

⑦書秦誓，「紂」作「受」。

⑧詩大雅蕩之什。注云：「怙愆，自矜氣健之貌。斂聚

作怨之人，謂之有德而任用之。」

⑨亦蕩之什。注云：「老成人謂伊尹伊陟之屬，雖無此臣，猶有

常事故法可案用也。莫者，無也；朝廷君臣曾無用典型治事者，以至誅滅。」

⑩見仲虺之誥。

詩大雅桑柔之什。注云：「臧，善也。不施順道之君，自謂所任使之臣皆善人也。不復考察，自有肺腸

行其中心之所欲，乃使民盡迷惑如狂。」

⑪史記殷本紀「帝紂資辨捷疾，聞見甚敏，知足以拒

諫，言足以飾非，矜人臣以能，高天下以聲，以爲皆出己之下。」

⑫禮記「纍纍端如貫珠。」

⑬

大龜也。古用以下，故凡足以爲效法及反省之助者，亦曰龜也。

尚恐議者曰：時異事殊，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效之尤彰彰者以辨焉。太

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，有神器之重，武定禍亂，文致太平，威行如雷霆，明照侔日月，英略施於百務，聖功被於九歌。①固非庶品之所度量，常情之所鑽仰。然猶兢兢畏慎，懼失人心。②每戒臣下獻規，恆以危亡爲慮。夙興聽理，日旰忘勞。公卿迭趨，庭奏庶務，評議得失，與衆共之，下無滯情，上無私斷。退朝之暇，宴接侍臣，諮訪謀猷，詢求過闕，或論往古成敗，或問人間事情。③每言及暗主亂朝，則省懼自戒；言及賢君理代，則企竦思齊；言及稼穡艱難，則上下相匡，務遵勤儉；言及閭閻疾苦，則君臣同慮，議息征徭。懋德懲違，觸類滋長。尙恐過言謬舉，既往難追，每召宰相平章。④必遣諫官俱入，小有頗失，隨卽箴規。⑤得一善則遽命甄昇，聽一諫必明加褒錫。故得時無闕事，人樂輸誠。又引文學之流，更直宿於內署，或講求典禮，或諷誦詩書，每至夜分，情忘厭倦。⑥夫以太宗之德美，貞觀之理安，且猶務得人心，其勤若此，是則人心之於理道，可一日而不接。

乎？

○本禹時樂歌，書「勸之以九歌。」左傳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，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，六

府三事謂之九功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，謂之九歌。」按唐書禮樂志自製樂舞有三，其二曰九功舞。

○太宗嘗謂侍臣曰：「人言天子至尊，無所畏憚，朕則不然；上畏皇天之鑒臨，下憚羣臣之瞻仰，兢兢業業，猶恐不合天意，未副人望。」魏徵曰：「此誠致治之要。願陛下謹終如始，則善矣。」

太宗令京官五品以上，更宿中書內省，數延見，問民間疾苦，政事得失。○唐書百官志「貞觀八

年，僕射李靖以疾辭位，詔疾小瘳，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，平章事。而平章事之名蓋起此。永淳元年，

以黃門侍郎郭待舉、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平章事入銜，自待舉等始。」○通

鑑「貞觀之制，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，必使諫官史官隨之，有失則匡正，美惡必記之。諸司皆

正衙奏事。御史彈百官，服豸冠，對仗讀彈文。故大臣不得專君，而小臣不敢爲讒慝。」○太宗於

弘文殿聚四部書三十餘萬卷，置弘文館於殿側，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、褚亮、姚思廉、歐陽詢、蔡

允恭、蕭德言等十八人，以本官兼學士，令更日宿直。聽朝之隙，引入內殿，講論前言往行，商推政事，或至夜分乃罷。又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。

高宗始年，亦親聽納，故當時翕然歸美，以爲有貞觀之風。①兼賴遺澤在人，先範垂裕，幸無改作，俗以阜康。數十年間，天下無事。承平之業滋久，倦勤之意頗彰，燕居益深，接下彌簡，前哲之耿光浸遠，中宮之威柄潛移。②卒有嗣聖臨朝，天授革命。③豈不以經邦之道，闕疇咨於大猷，宴安之懷，④溺偏信於近狎，馴致禍變，幾將傾邦。雖亂匪自他，然其失一也。弊俗一靡，餘風遂流，迄神龍⑤景雲⑥之間，皆嬖倖亂朝，⑦聰明不達。

①通鑑永徽元年正月「辛酉，上召朝集使謂曰：『朕初卽位，事有不便於百姓者，悉宜陳；不盡者，更封奏。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，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。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

反，上命立斬之。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，上亦尊禮二人，恭己以聽之。故永徽之政，百姓阜安，有貞

觀之遺風。一 ○初，武后屈身忍辱奉順上意，故上排羣議而立之。及得志，專作威福，上動爲所制，

不勝其忿。會宦者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爲厭禱事。上密召上官儀議之。儀因言后專恣，請廢之。上卽命草詔。左右奔告於后。后遽詣上自訴。上羞縮不忍，乃曰：「我初無此心，皆上官儀教我。」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，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。儀下獄，及伏勝皆死，妻子籍沒。賜忠死於流所。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，罷。朝士流貶者甚衆。自是上每視事，則后垂簾於後，政無大小皆預問之。天下大權悉歸中宮，天子拱手而已。中外謂之二聖。○唐書后妃傳

一嗣聖元年，太后廢帝爲盧陵王，自臨朝，以睿宗卽帝位。后坐武成殿，帝率羣臣上號冊。越三日，太后臨軒，命禮部尙書攝太尉武承嗣，太常卿攝司空王德貞冊嗣皇帝。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，施慘紫帳臨朝。又春官尙書李思文詭言周書武成篇辭有「垂拱天下治」爲受命之符。后喜，班示天下，稍圖革命。然畏人心不肯附，乃陰忍驚害，肆斬殺，怖天下。內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爲爪吻，有不慊若素疑憚者，必危法中之。宗姓侯王及它骨鯁臣將相，駢頸就鈇，血丹雘戶，家不能自保。

太后操奩具，坐重幃，而國命移矣。御史傅游藝率關內父老請革命，改帝氏爲武。天子不自安，亦請氏武，示一尊。太后知威柄在己，因大赦天下，改國號周，自號聖神皇帝，旗幟尙赤，以皇帝爲皇嗣。

按睿宗——豫王旦——永昌二年庚寅，卽中宗嗣聖之七年。是年九月，武后改國號曰周，故云「

天授革命」——④「宴安酖毒，不可懷也。」語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傳。⑤中宗復位後年號，卽

公元七〇八年至七一三年。⑥中宗復位後之六年——景龍四年，公元七一三——六月，爲韋

后所弑，立溫王重茂。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后，誅其屬，迎父相王旦——豫王改封——復位，當年

改元景雲。⑦中宗女安樂公主適武三思之子崇訓。又上官儀之女婉兒沒入掖庭，辯慧能文，明

習吏事，爲武后所愛；及中宗卽位，使掌制命，益委之拜爲婕妤，三思通焉，故婉兒黨於武氏，乃薦三

思於韋后，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，任爲司空，數微服幸其第，於是武氏之勢復振。旋制安樂公主與

太平公主各開府置官屬，由是安樂公主與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，請謁受賄，雖屠沽臧獲，用錢三

十萬，別降墨敕除官，斜封付中書，時人謂之斜封官。其員外同正、試、攝、檢校、判、知官——卽員外置

之官員外同正之官，試官，攝官，檢校官，判謂判某官事，知謂知某官事。——凡數千人，皆不由兩省除授，兩省亦不敢執奏也。婕妤立外第，出入無節，朝士往往從之遊處，以求進達。安樂公主尤驕橫，宰相以下多出其門。太平公主者，武后女，沈敏多權略，武后以爲類己，獨愛幸之。及張柬之等誅張易之，張昌宗等，公主有力焉。中宗之世，韋后安樂皆畏之。及韋后弒中宗，又與隆基——玄宗——共誅韋后。既屢立大功，益尊重。睿宗嘗與之議政，宰相進退係其一言，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。權傾人主，其門如市。

元宗躬定大難，○手振宏綱，開懷納忠，尅己從諫，尊用舊老，採拔羣才。大臣不敢壅下情，私昵不敢干公議。朝清道泰，垂三十年。謂化已行，謂安可保，耳目之娛漸廣，憂勤之志稍衰。侈心一萌，邪道並進，貪權竊柄者則曰：德如堯舜矣，焉用勞神；承意趨媚者則曰：時已太平矣，胡不爲樂。有深謀遠慮者，謂之迂誕驚衆；有讜言切諫者，謂之誹謗邀名。○至尊收視於穆清，○上宰養威於廊

廟議曹以頌美爲奉職，^④法吏以識旨爲當官，司府以厚斂爲公忠，^⑤權門以多賂爲聞望。外寵持竊國之勢，^⑥內寵擅回天之謠，^⑦禍機熾然，^⑧燄燄滋甚，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，^⑨人人懼然。而朝廷相蒙，曾莫之省，日務遊宴，方謂有無疆之休。大盜一興，至今爲梗。豈不以忽於戒備，逸於居安，憚忠韋之怫心，甘諛詐之從欲，漸漬不聞其失，以至於大失者乎？

○景龍四年六月，皇后韋氏既弑帝於神農殿，宗楚客葉靜能與諸韋勸后遵武后故事，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。楚客等上書稱韋氏宜革唐命，謀害少帝。——時重茂年才十六——深忌相王與太平公主，密與韋溫——韋后從父兄——安樂公主謀去之。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罷潞州別駕，在京師，陰聚才勇之士，密謀匡復。初，太宗送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，跨豹文韉，謂之百騎。武后時增爲千騎，隸左右羽林。中宗謂之萬騎，置使以領之。隆基皆厚結其豪傑，會兵部侍郎崔日用以楚

客謀告隆基，乃與太平公主薛崇暎苑總監鍾紹京，尙衣奉御王崇聘，前朝邑尉劉幽求，折衝麻

嗣宗謀先事誅之。會韋播數榜捶萬騎，萬騎皆怨。果毅葛福順、陳元禮見隆基訴之。隆基諷以誅諸韋，皆踴躍自效。或謂隆基當啓相王，隆基曰：「我曹爲此，以徇社稷，事成，福歸於王，不成，以身死，不以累王也。且萬一不從，將敗大計。」遂不啓，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。逮夜，天星散落如雪，幽求曰：「天意若此，時不可失！」於是福順直入羽林營，斬諸韋典兵者以徇，曰：「韋后醜殺先帝，謀危社稷，今當共誅之。」立相王以安天下。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，罪及三族！羽林士皆欣然聽命。隆基勒兵入玄武門，諸衛兵皆應之。斬韋后及安樂公主、武延秀——攸緒子，安樂再醮夫——上官昭容——婉兒。比曉，內外皆定。隆基乃出見相王，叩頭謝不先白之罪。相王曰：「社稷宗廟不墜於地，汝之力也。」遂迎相王入輔少帝，閉城門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、葉靜能等皆斬之。屍韋后於市。②

唐書李林甫傳：「居相位凡十九年，固籠市權，蔽欺天子耳目，諫官皆持祿養資，無敢正言者。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，斥爲下邳令。因以語動其餘曰：『明主在上，羣臣將順不暇，亦何所論？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？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。一鳴，則黜之矣。後雖欲不鳴得乎？』由是諫爭路絕。」

③又：一時帝奉秋高，聽斷稍息，厭繩檢，其接對大臣，及得林甫，任之不疑。林甫善養君欲，自是帝深居燕適，沈盤衽席，主德衰矣。一穆，和也。詩「穆如清風。」

④通鑑開元二十五年「大理少卿徐

嶠奏：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。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，鳥雀不棲，今有鵲巢其樹。於是百官以刑措表賀，帝歸功幸輔，賜李林甫爵晉國公，牛仙客 豳國公。」

⑤開元中，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。於

時天子見海內完治，偃然有攘却四夷之心。融度帝方調兵食，故議取隱戶剩田，以中主欲，利說一開，天子恨得之晚，不十年而取宰相。天寶以來，外奉軍興，內蠱艷妃，所費愈不貲計。於是韋堅，楊慎矜，王鈇，楊國忠各以哀刻進，剝下益上，歲進羨緡百億萬，爲天子私藏，以濟橫賜，而天下經費自如，帝以爲能。

⑥外寵指安祿山。唐書安祿山傳「帝爲祿山起第京師，以中人督役，爲瑣戶交疏，臺

觀沼池，華僭幣幕，率緹繡金銀，爲笏筐爪籬。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。帝登勤政樓，幄坐之左張金

雞大障，前置特榻，詔祿山坐褰其幄，以示尊寵。太子諫曰：「自古幄坐，非人臣當得。陛下寵祿山，過

甚必驕。」帝曰：「胡有異相，我欲厭之。」時太平久，人忘戰，帝春秋高，嬖艷鉗固，李林甫 楊國忠更

持權，綱紀大亂。祿山計天下可取，逆謀日熾，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，睥睨久乃去……

⑦內寵

指宦者高力士。唐書高力士傳「玄宗在藩，力士傾心附結。已平韋氏，乃啓屬內坊，擢內給事。先天

中，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。於是四方奏請，皆先省後進，小事卽專決。雖洗沐，

未嘗出，眠息殿帷中，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。當是時，宇文融、李林甫、蓋嘉運、韋堅、楊慎矜、王鉷、楊國

忠、安祿山、安思順、高仙芝等雖以才寵晉，然皆厚結力士，故能躡至將相。自餘承風附會，不可計。肅

宗在東宮，兄事力士。他王公主呼爲翁，戚里諸家尊曰爺，或不名而呼將軍。一迴天，言權力能回天

也。按後漢書單超傳：「其後（超死後）四侯（左悺、具瑗、徐璜、唐衡與超俱以誅梁冀封侯）轉

橫，天下爲之謠曰：『左回天，具獨坐，徐臥虎，唐兩墮。』」⑧喻氣勢盛。書洛誥「無若火，始燄燄。

⑨漢書賈誼傳「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，而寢其上，火未及然，因謂之安，方今之勢，何以異此。

肅宗懲致寇之由，蘊撥亂之略，虛受廣納，同合乎太宗。招延詢謀，輟食廢

寢。○洞啓誠腑，推心與人，豁披胸襟，忘己應物。○故得來蘇之望允塞，○配天之業勃興。

○通鑑綱目「初，李林甫爲相，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，退則又以所言白之；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。至是敕盡革其弊，開諫諍之塗。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，旬日而更。」——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。」

○通鑑「李泌言於上曰：『諸將畏憚天威，敷陳軍事，不能盡所懷，萬一小差，爲害甚大。乞先令與臣及廣平（代宗初名俶，封廣平王，肅宗至德元載，以爲天下兵馬元帥，郭子儀副之，李泌爲長史）熟議。臣與廣平從容奏聞，可者行之，不可者已之。』上許之。時軍旅務煩，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，上悉使送府。泌先開示，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通進，餘則待明，禁門鑰契，悉委俶與泌掌之。」

○允信塞滿也。書「溫恭允塞。」

先皇帝繼守恭勤，而益之以和惠。惠則有感，和則有親。雖時繼艱屯，而衆不離析。理尙寬大，務因循而重作爲。然於紫宸聽朝，○常限三人奏事，亦宣諭

德令，課責侍臣，或賞其盡規，或讓以容默。性本仁恕，事多含宏，諫雖未從，且不深忤，情苟有阻，終獲上通。故君臣相安，而人亦小息。

○雍錄「自丹鳳門北則有含元殿，又北則有宣政殿，又北則有紫宸殿。三殿南北相沓，皆在山上。」
「楊慎曰：一唐之朝制，宣政殿也，謂之衙。衙有仗。紫宸，便殿也，謂之閣。不御前殿而御紫宸，謂之入閣。」

陛下英姿逸辯，邁絕人倫，武略雄圖，牢籠物表。憤習俗以妨理，任削平而在躬。以明威照臨，以嚴法制斷。○流弊日久，浚恆太深。○遠者驚疑，而阻命逃死之難作。近者畏懾，而偷容避罪之態生。君臣意乖，上下情隔，君務致理，而下防誅夷，臣將納忠，又上慮欺誕。故睿誠不布於羣物，物情不達於睿聰。臣於往年，曾任御史，○獲奉朝謁，僅欲半年。陛下嚴邃高居，未嘗降旨臨問，羣臣跼蹐趨退，亦不列事奏陳。軒墀之間，且未相諭，宇宙之廣，何由自通？雖復例對使臣，

別延宰輔。④既殊師錫。⑤且異公言。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，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，漸生拘礙，動涉猜嫌。由是人各隱情，以言爲諱，至於變亂將起，億兆同憂，獨陛下恬然不知，方謂太平可致。陛下以今日之所睹，驗往時之所聞，孰真孰虛，何得何失，則事之通塞，備詳之矣；人之情僞，盡知之矣。⑥

①唐書德宗紀贊「德宗猜忌刻薄，以彊明自任。」

②易恆卦「初六，浚恆貞凶，無攸利。象曰：浚

恆之凶，始求深也。」王弼注「始求深者，求深窮底，令物無餘蘊，漸以至此，物猶不堪，而況始求深

者乎？以此爲恆，無施而利也。」

③通鑑注「德宗初，贄爲監察御史。」

④通鑑注「例對使臣，

謂功臣節度及諸軍使待制者，得隨例以次對也。別延宰輔，謂朝謁之外，別延之與議天下事也。」

⑤書「師錫帝曰」注「師，衆也；錫，與也。」

⑥左傳僖公二十六年「楚子曰：『晉侯在外十

九年矣，而果得晉國，險阻艱難備嘗之矣，民之情僞盡知之矣。』」

列聖升降之效，歷歷如彼，當今理亂之由，昭昭如此。未有不興於得衆，殆

於失人，裕於僉諧，蔽於偏信，濟美因乎納諫，虧德由乎自賢，善始本乎憂勤，失全萌乎安泰。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，去危從安，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，襲肅宗中興之理，鑒天寶致亂之所以，懲今者遷幸之所由，則何以孚聖懷，彰令聞，新遠邇之聽，歸反側之心乎？

前承德音，訪及庸鄙，敢緣私議，輒以獻聞。自爾已來，反覆千慮，愚智有分，信非可移。至今拳拳，猶滯所見，不勝愚誠懇款，謹復布露以聞。臣某惶怖死罪，謹言。

○奉持之貌。

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

朝隱奉宣聖旨：頻覽卿表狀，勸朕數對羣臣，○兼許令論事，辭理懇切，深表盡忠。朕本心甚好推誠，亦能納諫。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，少有忠良，多是論人長短，或探朕意旨。朕雖不受讒譖，出外卽謾生是非，以爲威福。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，都不隄防。緣推誠信不疑，多被姦人賣弄。今所致患害，朕思亦無他故，卻是失在推誠。又諫官論事，少能慎密，例自矜銜，歸過於朕，以自取名。朕從卽位以來，見奏對論事者甚多，大抵皆是雷同，○道聽塗說，○試加質問，卽便辭窮。若有奇才異能，在朕豈惜拔擢？朕見從前以來，事祗如此，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，○亦不是倦於接納。卿宜深悉此意者。

○唐百官入閣，有待制次對官。德宗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二員言闕失，謂之巡對。此欲其不時

召對也。○禮記曲禮「毋雷同。」注「聞人之言而附和之，謂之雷同。如雷之發聲而物同應之

也。」○論語「道聽而塗說，德之棄也。」疏「言聞之於道路則於道路傳而說之，必多謬妄，爲

有德者所棄也。」○通鑑注「言次對人敷奏，緣此多不取其言。或曰：取次，唐人語也。」

聖德廣大，如天包容，俯矜狂愚，仍賜獎諭，嘉臣以懇切，目臣以盡忠，雖甚庸駑，實懷感勵。夫知無不言之謂盡，事君以義之謂忠。臣之夙心，久以自誓，以此爲奉上之道，以此爲報主之資。幸逢休明，獲展誠願，既免罪戾，又蒙褒稱，庶奉周旋，不敢失墜。儻陛下廣推此道，施及萬方，咸獎直以矜愚，各錄長而捨短，人之欲善，誰不如臣，自然聖德益彰，羣心盡達。愚衷懇懇，實在於斯。睿眷特深，縷宣密旨，備該物理，曲盡人情，其於慮遠防微，固非常識所逮，然臣竊謂天子之道，與天同方。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，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。帝

王之盛，莫盛於堯，雖四凶在朝，而僉議靡輟。故曰「唯天爲大，唯堯則之。」
是知人有邪直賢愚，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，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于詢謀
獻納之道也。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，又有懼溺而自沉者，其爲矯枉防患之慮，
豈不過哉？願陛下取鑒於茲，勿以小虞而防大道也。

○孟子滕文公「孔子曰：『大哉！堯之爲君！惟天爲大，惟堯則之。』」

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，信之所立由乎誠。循誠于中，可以俾衆無惑；存信
于已，可以教人不欺。唯信與誠，有補無失。一不誠，則心莫之保；一不信，則言莫
之行。故聖人重焉，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。又曰「誠者物之終始，不誠無
物。」物者事也，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。匹夫不誠，無復有事，況王者賴人之
誠以自固，而可不誠於人乎？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，臣竊以斯言爲
過矣。孔子曰：「可與言而不與之言，失人；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。智者不失

人亦不失言。①由此論之，陛下可審其所言，而不可不信；慎其所與，而不可不誠。海禽至微，猶識情僞；②含靈之類，固必難誣。前志所謂衆庶者，至愚而神。蓋以蚩蚩之徒，或昏或鄙，此其似於愚也。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，上之好惡靡不知，上之所秘靡不傳，上之所爲靡不效，此其類於神也。故馭之以智，則人詐；示之以疑，則人偷；接不以禮，則徇義之意輕；撫不以恩，則効忠之情薄。上行之則下從之，上施之則下報之。若響應聲，若影從表，表枉則影曲，聲淫則響邪。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，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辨，觀者辨而求衆庶之不惑，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，自古及今，未之得也。故「唯天下至誠，爲能盡其性；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。」③若不盡於己，而望盡于人，衆必給而不從矣。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，衆必疑而不信矣。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，陛下則興師以伐之；臣庶有虧信於上者，陛下則出令以誅之。有司順命誅伐，而不敢縱捨者，蓋

以陛下之所有，責彼之所無故也。向若陛下不誠于物，不信于人，人將有辭，何以致討？是知誠信之道，不可斯須去身，願陛下慎守而行之，有加，恐非所以爲悔者也。

○禮記中庸文。

○見論語衛靈公篇。

○列子「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，每旦之海上，從鷗鳥遊。

鷗鳥之至者百，住而不止。其父曰：『吾聞鷗鳥皆從汝遊，汝取來吾玩之。』明日之海上，鷗鳥舞而不下也。」

○禮記中庸篇語。

臣聞春秋傳曰：「人誰無過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」易曰：「日新之謂盛德。」禮記曰：「德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」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：「用人惟己，改過不吝。」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：「袞職有闕，惟仲山甫補之。」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，皆不以無過爲美，而謂大善盛德在于改過日新。成湯聖君也，仲虺聖輔也，以聖輔而贊揚聖君，不稱其無過，而稱其改

過。周宣中興之賢主也，吉甫文武之賢臣也，以賢臣而歌誦賢主，不美其無闕，而美其補闕。是則聖賢之意，較然著明，唯以改過爲能，不以無過爲貴。蓋爲人之行己，必有過差，上智下愚，俱所不免。智者改過而遷善，愚者恥過而遂非。遷善則其德日新，是爲君子。遂非則其惡彌積，斯謂小人。故聞義能徙者，常情之所難。從諫勿拂者，聖人之所尙。至于贊揚君德，歌述主功，或以改過不吝爲言，或以有闕能補爲美。中古已降，淳風浸微，臣旣尙諛，君亦自聖，掩盛德而行小道。於是有入則造膝，出則詭辭之態興矣。⑤姦由此滋，善由此沮。帝王之意由此惑，諫臣之罪由此生，媚道一行，爲害斯甚。

○晉士會對靈公之語，見宣公二年左傳。

○見易繫辭。

○見大學篇，引湯盤銘辭。

○大雅烝

民之什。

⑤春秋穀梁傳「士造辟而言，詭辭而出，曰：用我則可，不用我則無亂其德。」注「詭辭

而出，不以實告人。」

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，清明在躬，再恢聖謨，一變流弊，以虛受爲理本，以直言爲國華。①有面折廷爭者，必爲霹靂之威，而明言獎納；②有上封獻議者，必爲黜心意之欲，而手勅褒揚。③故得有過必知，知而必改，存致雍熙之化，沒齊堯舜之名。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，滯習俗之凡見，聞過則羞己之短，納諫又畏人之知，雖有求理之心，必無濟理之效，雖有悔過之意，必無從諫之名。此則聽納之實不殊，隱見之情小異，其於損益之際，已有若此相懸。又況不及中才，師心自用，④肆于人上，以遂非拒諫，孰有不危者乎？

①國語「吾聞以德榮爲國華，不聞以妾與馬。」②通鑑貞觀七年「上問魏徵曰：『羣臣上書

可采，及召對，多失次，何也？』對曰：『臣觀百司奏事，常數日思之，及至上前，三分不能道一。況諫者

拂意觸忌，非陛下借之辭色，豈敢盡其情哉！』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。」③上遣使至涼州，都

督李大亮有佳鷹，使者諷使獻之。大亮密表言陛下久絕畋遊，而使者求鷹，若陛下之意，深乖昔旨，

如其自擅，乃是所使非其人。上悅，手詔褒美，並賜以荀悅漢紀。（貞觀三年） ④以己之心爲師

也。關尹子一善弓者，師弓不師羿；善舟者，師舟不師稟。善心者，師心不師聖。後人因謂性懷而意氣自用者，曰師心自用。

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，有底定禍亂之武，有躬行仁義之德，有理致太平之功，其爲休烈耿光，可謂盛極矣。然而人至于今，稱詠以爲道冠前古，澤被無窮者，則從諫改過，爲其首焉。是知諫而能從，過而能改，帝王之美，莫大于斯。陛下所謂諫官論事，少能慎密，例自矜衒，歸過于朕者，臣以爲不密自矜，信非忠厚，其於聖德，固亦無虧。陛下若納諫不違，則傳之適足增美；陛下若違諫不納，又安能禁之勿傳？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，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，恐不可謂此爲歸過，而阻絕直言之路也。

○休盛烈業耿明也。書「以觀文王之耿光。」

臣聞虞舜察邇言，故能成聖化；晉文聽輿誦，故能恢霸功。大雅有詢於芻蕘之言，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。是則聖賢爲理，務詢衆心，不敢忽細微，不敢侮鰥寡。侈言無驗不必用，質言當理不必違，遜於志者不必然，逆於心者不必否，異於人者不必是，同於衆者不必非，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，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，是皆考之以實，慮之以終。其用無他，唯善所在，則可以盡天下之理，見天下之心。夫人之常情，罕能無惑，大抵蔽於所信，阻於所疑，忽於所輕，溺於所欲。信既偏，則聽言而不考其實，由是有過當之言，疑既甚，則雖實而不聽其言，於是有失實之聽。輕其人，則遺其可重之事，欲其事，則存其可棄之人。斯並苟縱私懷，不稽皇極，于以虧天下之理，于以失天下之心。故尋常之所輕，乃聖人之所重。圖遠者先驗於近，務大者必慎於微，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，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。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，道聽塗說者，

臣竊以衆多之議，足見人情，必有可行，亦有可畏，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。

①禮記中庸「舜好問，而好察邇言。」

②城濮之役，晉師既退避三舍，楚師進逼，晉侯患之。晉侯

乃聽與人之誦曰「原田每每，舍其舊而新是謀。」舅犯以爲可戰，後果大捷。

③通鑑注「德宗

之用裴延齡，以侈言也。」

④通鑑注「德宗之罷柳渾，以質言也。」按通鑑「上好文雅醞藉，而

渾質直輕，僂無威儀，於上前時發俚語，上不悅，欲黜爲王府長史。李泌言渾褊直無他，故事罷相，無爲長史者。又欲以爲王傅，泌請以爲常侍。上曰：「苟得罷之，無不可者。」渾罷爲左散騎常侍。」

⑤通鑑注「如蕭復之諫，幸鳳翔是也。」詳見撫循李楚琳狀注

⑥通鑑注「趙贊張滂之苛征

重斂是也。」贊事見關中事宜狀注。通鑑「貞元九年春正月癸卯，初稅茶。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

要路皆估其直，什稅一。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。」⑦天子建準則爲萬民所法守也。書洪範「皇

建其有極。」

陛下又謂試加質問，即便辭窮者，臣竊恐陛下雖窮其辭，而未盡其理，能服其口，而未服其心。何以知其然？臣每讀史書，見亂多理少，因懷感嘆，嘗試思之。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，爲上者莫不求理；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，上每苦下之不忠，若是者何？兩情不通故也。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，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；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，上恆苦下之難知，若是者何？九弊不去故也。所謂九弊者，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。好勝人，恥聞過，騁辯給，^① 衒，^② 聰明，厲威嚴，恣彊愎，^③ 此六者君上之弊也。諂諛，^④ 顧望，畏懼，^⑤ 此三者臣下之弊也。上好勝，必甘於佞辭；上恥過，必忌於直諫；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，而忠實之語不聞矣。上騁辯，必剿說，^⑥ 而折人以言；上衒明，必臆度而虞人以詐；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，而切磨，^⑦ 之辭不盡矣。上厲威，必不能降情以接物；上恣愎，必不能引咎以受規；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，^⑧ 而情理之說不申矣。

○給，言語便捷也。

○音丁口乃，自表也。

○彊，復猶言剛，復自用也。

○音彳乃口，逢迎曰詔，言

人之善而不實曰諛。

⑤音乃又己，或作懦，便弱也。

⑥取人之說以爲己說，曰剿說，如禮記曲禮

言「毋剿說」是。但此所謂剿說者，人言未竟，剿絕其說而伸己之說也。

⑦互相商討也。詩「如

切，如磋，如琢，如磨。」

⑧音又罪也。

夫以區域之廣大，生靈之衆多，宮闕之重深，高卑之限隔，自黎獻而上，獲覩至尊之光景者，踰億兆而無一焉；就獲覩之中，得接言議者，又千萬無一；幸而得接者，猶有九弊居其間，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。上情不通於下，則人惑；下情不通於上，則君疑。疑則不納其誠，惑則不從其令。誠而不見納，則應之以悖；令而不見從，則加之以刑。下悖上刑，不敗何待？是使亂多理少，從古而然。考其初心，不必淫暴，亦在乎兩情相阻，馴致其失，以至於艱難者焉。

○獻，賢也，謂庶民之賢者。書「萬邦黎獻，共惟帝臣。」

昔龍逢誅而夏亡，^①比干剖而商滅，^②宮奇去而虞敗，^③屈原放而楚衰，^④臣謂夏殷虞楚之君，若知四子之盡忠，必不剿棄；若知四子之可用，必不拒違。所以至於忍害而舍絕者，蓋謂其言不足行，心不足保故也。四子既去，四君亦危。然則言之固難，聽亦不易。趙武訥訥而爲晉賢臣，^⑤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；^⑥公孫宏上書論事，帝使難宏以十策，宏不得其一，及爲宰相，卒有能名；^⑦周昌進諫其君，病吃不能對詔，乃曰：「臣口雖不能言，心知其不可。」^⑧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，辭屈者理或未窮。人之難知，堯舜所病，^⑨胡可以一酬一詰，而謂盡其能哉？以此察天下之情，固多失實。以此輕天下之士，必有遺才。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，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，良有以也。

○通鑑前編一桀伐有施氏，以妹喜女焉。妹喜有寵，所言皆從。關龍逢諫曰：「人君謙恭敬信，節用愛人，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。今君用財若無窮，殺人若不勝，民惟恐君之後亡矣。人心已去，天命

不佑，盍少俊乎！」桀曰：「吾之有天下，猶天之有日也。日亡吾乃亡耳。」遂囚逢而殺之。」

○史記殷本紀「紂淫亂不止，微子與太師少師謀，遂去。比干曰：『爲人臣者，不得不以死爭。』乃彊諫。」

紂怒曰：「吾聞聖人心有七竅。」剖比干觀其心。箕子懼，乃佯狂爲奴，紂又囚之。」

○左傳傳

公五年「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。宮之奇諫，弗聽。許晉侯。宮之奇以其族行，曰：『虞不臘矣！在此行也，晉不更舉矣！』冬十二月丙子朔，晉滅虢。師還，館於虞，遂襲虞，滅之。」

○四史記屈原列傳「

屈原爲懷王左徒，博聞強志，明於治亂，嫻於辭令，入則與王圖議國事，以出號令，出則接遇賓客，應對諸侯，王甚任之。上官大夫與之同列，爭寵而心害其能，因讒之。王怒而疏屈原。屈原既絀，時秦昭王與楚婚，欲與懷王會。屈平曰：『秦，虎狼之國，不可信，不如無行。』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。懷王卒行，入武關，秦伏兵絀其後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。懷王竟死於秦而歸葬。此不知人之禍也。」

○五通鑑

注「趙文子名武，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，爲晉正師，晉國以彊，諸侯不叛。呐呐，舒小貌。」

○六

漢書周勃傳「勃爲人木彊敦厚，不好文學。每召諸生說事，東鄉坐，責之，趣爲我語，其椎少文如此。」

惠帝六年，置太尉官，以勃爲太尉。十年，高后崩，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，呂產以呂王爲相國，秉權欲危劉氏，勃與丞相平，朱虛侯章共誅諸呂。」

④漢書公孫弘傳「時東置滄海，北築朔方之郡。

弘數諫，以爲罷敝中國，以奉無用之地，願罷之。於是上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，發十策，弘不得一。弘乃謝曰：『山東鄙人，不知其便若是！』又一時上方興功業，屢舉賢良，弘自見爲舉首，起徒步，數年至宰相，封侯；於是起客館，開東閣，以延賢人，與參謀議。弘身食一肉，脫粟飯。故人賓客，仰衣食，奉祿皆以給之，家無所餘。」以是皆稱其賢。

⑤漢書周昌傳「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

子如意爲太子，大臣固爭，莫能得，上以留侯策止。而昌廷爭之彊，上問其說，昌爲人吃，又盛怒曰：『臣口不能言，然臣期……期……知其不可。陛下欲廢太子，臣期……期……不奉詔。』上欣然而笑。」按時昌官爲御史大夫也。

⑥書皋陶謨「皋陶曰：『在知人，在安民。』禹曰：『吁！惟帝其難

之！』

古之王者，明四目，達四聰，蓋欲幽抑之必通，且求聞己之過也。垂旒於前，

黈纁於側，○蓋惡視聽之太察，唯恐彰人之非也。降及末代，則反於斯。聰明不務通物情，視聽祇以伺罪釁，與衆違欲，與道乖方。於是相尚以言，相示以智，相冒以詐，而君臣之義薄矣。以陛下性含仁聖，意務雍熙，而使至道未孚，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。

○旒，冕旒，以絲繩貫玉垂冕前後也。黈音去，又黃色。纁，綿以黃綿爲丸，用組懸之於冕，垂兩耳旁也。
漢書東方朔傳「冕而前旒，所以蔽明。黈纁充耳，所以塞聰。」

夫欲理天下，而不務於得人心，則天下固不可理矣。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，則人心固不可得矣。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，則下固不可接矣。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，悅其順己，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。趣和求媚，人之甚利存焉。犯顏取怨，人之甚害存焉。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，猶懼忠告之不蔽。○況有疎隔而勿接，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？天生烝民，合以爲國，人之

有口不能無言，人之有心不能無欲。言不宣於上，則怨讟於下。欲不歸於善，則湊集於邪。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，故植謗木。③陳諫鼓，④列諍臣之位。⑤置采詩之官，⑥以宣其言。尊禮義，安誠信，厚賢能之賞，廣功利之途，以歸其欲。使上不至於亢，⑦下不至於窮，則人心安得而離，亂兆何從而起？古之無爲而理者，其率用此歟！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，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，則得失相半，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。其又違道以師心，棄人而任己，謂欲可逞，謂衆可誣，謂專斷無傷，謂詢謀無益，謂諛說爲忠順，謂獻替⑧爲妄愚，謂進善爲比周，⑨謂嫉惡爲嫌忌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，謂深察爲照物之明，理道全乖，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。

① 盡心告之也。告讀入聲。孟子「忠告而善道之」。

② 齷至也。

③ 史記文帝紀「上曰『古之

治天下，朝有進善之旌，誹謗之木。』」注「按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。韋昭云慮政有闕失，使書於

木此辨時然也後代因以爲飾，今宮外橋梁頭四柱木是。」又按崔豹古今注「程雅問曰：『堯設

誹謗之木，何也？』答曰：『今之華表木也。以橫木交柱頭，狀若華也。形如桔槔，大路交衢悉施焉。或

謂之表木，以表王者納諫也。亦以表識衢路，今西京謂之交午也。』④綱目集覽「諫鼓，成周

之時，建路鼓以通下情。」⑤按白虎通稱天子置四弼，三公序曰諍列七人，雖無道不失天下，仗

羣賢也。⑥漢書藝文志「古有采詩之官，王者所以觀風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」又食貨志「孟

春之月，行人振木鐸徇於路，以采詩，獻之太師，比其音律，以聞於天子。」⑦尊也，高也。⑧獻，進

替，廢也。謂主張去取之計。⑨比音勺。一，比阿黨。周，忠信也。論語「君子周而不比；小人比而不周。

一後人恆用比周爲阿比解，與原義稍殊矣。

理亂之戒，前哲備言之矣；安危之效，歷代嘗試之矣。舊典盡在，殷鑒足徵。

其於措置施爲，在陛下明識所擇耳，伏願廣接下之道，開獎善之門，宏納諫之懷，勵推誠之美。其接下也，待之以禮，煦之以和，虛心以盡其言，端意以詳其理。

不禦人以給，不自衒以明，不以先覺爲能，不以臆度爲智，不形好惡以招諂，不大聲色以示威。如權衡之懸，不作其輕重，故輕重自辨，無從而詐也。如水鏡之設，無意於妍蚩，而妍蚩自彰，莫得而怨也。有犯顏讜直者，獎而親之。有利口說佞者，疎而斥之。自然物無壅情，言不苟進，君子之道浸長，小人之態日消，何憂乎少忠良，何憂乎作威福，何患乎妄說是非？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。其獎善也，求之若不及，用之懼不周。如梓人之任材，曲直當分。如滄海之歸水，洪涓必容。能小事，則處之以小官。立大勞，則報之以大利。不忌怨，不避親，不抉瑕，不求備，不以人廢舉，不以己格人。聞其才，必試以事。能其事，乃進以班。自然無不用之才，亦無不實之舉。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。其納諫也，以補過爲心，以求過爲急，以能改其過爲善，以得聞其過爲明。故諫者多，表我之能好；諫者直，示我之能賢；諫者之狂誣，明我之能恕；諫者之漏洩，彰我之能從。有一于斯，皆爲盛德。是

則人君之與諫者，交相益之道也。諫者有爵賞之利，君亦有理安之利；諫者得獻替之名，君亦得採納之名。然猶諫者有失中，而君無不美。唯恐讜言之不切，天下之不聞；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。其推誠也，在彰信；在任人。彰信不務於盡言，所貴乎出言則可復。任人不可以無擇，所貴乎已擇則不疑。言而必誠，然後可以求人之聽命；任而勿貳，然後可以責人之成功。誠信一虧，則百事無不紕繆；疑貳一起，則羣下莫不憂虞。是故言或乖宜，可引過以改其言，而不可苟也。任或乖當，可求賢以代其任，而不可疑也；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。

微臣所以屢屢塵黷，而不能自抑者，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，而多難未平，有務理之誠，而庶績未乂，有堯舜聰明之德，而未光宅^①於天下，有覆載^②含弘之量，而未翕受^③於衆情，故臣每中夜靜思，無不竊嘆而深惜也。向若陛下有其位，而無必行之志，有其志，而無可致之資，則臣固已從俗浮沉，何苦而汲

汲④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，亟行所宜，歸天下之心，濟中興之業。此臣之願也，億兆之福也，宗社無疆之休也。謹奏。

① 猶言光被。光，廣也。書序「昔在帝堯，聰明文思，光宅天下。」

② 謂天地也。禮記「天之所覆，地

之所載。」覆，音「又」。

③ 翕，合也。猶言普受。

④ 欲速之意。

奉天改元大赦制

門下。○致理興化，必在推誠。忘己濟人，不吝改過。朕嗣守丕構，○君臨萬方，失守宗祧，○越在草莽。不念率德，誠莫追於既往；永言思咎，期有復於將來。明徵其義，○以示天下。

○楊慎丹鉛錄「晉詔首綱紀。唐詔首稱門下。」按門下省，官署名，其長官曰侍中，下有侍郎、散騎

常侍、給事中、諫議大夫等官，掌獻納諫正及進御之職。唐時與中書省、尚書省稱三省，中書掌機要，尚書分六部，爲執行機關。○通鑑注「不，大也；構，立屋也。書大誥曰：『若考作室，既底注，厥子乃

弗肯堂，矧肯構。』丕構之語本諸此。」○又「宗者，百世不毀之廟。遠廟爲祧。」失守宗祧語本

左傳。○又「徵，證也。明證其義，言無所掩覆也。」

惟我烈祖，邁德○庇人，致俗化於和平，拯生靈於塗炭，重熙積慶，垂二百年。伊爾卿尹庶官，洎億兆之衆，代受亭育，○以迄於今，功存於人，澤垂於後。

○書「皐陶邁種德。」邁與勛同。○老子「亭之毒之。」注「亭，謂品其形。毒，謂成其質。毒，今作

育。」

肆予小子，獲纘鴻業，懼德不嗣，罔敢怠荒。然以長於深宮之中，暗於經國之務，積習易溺，居安忘危，不知稼穡之艱難，不察征戍之勞苦。澤靡下究，情不上通，事既壅隔，人懷疑阻。猶昧省己，遂用興戎，徵師四方，轉餉千里，賦車籍馬，遠近騷然，行齋居送，○衆庶勞止。或一日屢交鋒刃，或連年不解甲冑。祀奠乏主，室家靡依，生死流離，怨氣凝結。力役不息，田萊多荒。暴命峻於誅求，疲毗空於杼軸。○轉死溝壑，離去鄉閭，邑里邱墟，人煙斷絕。

○史記平準書「行者齋，居者送，中外騷擾而相奉。」○通鑑注「詩『小東大東，杼軸其空。』」

杼，持緯器，布帛已織成者以機軸卷之。

天譴於上而朕不悟，^①人怨於下而朕不知。馴致亂階，變興都邑，賊臣乘釁，肆逆滔天，曾莫愧畏，敢行凌逼。^②萬品失序，九廟震驚。^③上辱於祖宗，下負於黎庶，痛心覩貌，罪實在予。永言愧悼，若墜深谷。賴天地降祐，神人叶謀，將相竭誠，爪牙宣力，屏逐大盜，載張皇維。

○唐書天文志「建中元年十一月，月食，歲星在秦分。占曰：其國亡。是月，歲星食天尸，天尸與鬼中星。占曰：有妖言，小人在位，君王失樞，死者太半。」建中二年六月，熒惑太白鬪於東井。四年六月，熒惑太白復鬪於東井，京師分也；金火罰星鬪者戰象也。」^①德宗幸奉天才數日，朱泚卽自將圍攻之，經月始敗退而去。^②自昔天子立太廟，追尊五世祖宗。三昭三穆合太祖爲七，故稱七廟。唐太廟內具九室，故云。

將宏永圖，必布新令。朕晨興夕惕，惟念前非。乃者公卿百寮，累抗章疏，猥

以徽號加於朕躬。○固辭不獲，俯遂輿議。昨因內省，良用瞿然。體陰陽不測之謂神，與天地合德之謂聖，顧惟淺昧，非所宜當。文者所以成化，武者所以定亂，今化之不被，亂是用興，豈可更徇羣情，苟膺虛美，重余不德，祇益懷慙。自今以後，外所上書奏，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。

○德宗於大曆十四年五月繼立，翌年爲建中元年。正月丁卯，改元，羣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。夫人情不常，繫於時化，天道既隱，亂獄滋豐。朕旣不能宏德導人，又不能一法齊衆，苟設密網，以羅非辜，爲之父母，實增愧悼。今上元統歷，○獻歲發生，○宜革紀年之號，式敷在宥。○之澤，與人更始，以答天休。可大赦天下，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。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，大辟罪已下，罪無輕重，咸赦除之。

○唐書歷志「治歷之本，必推上元。德宗詔司天徐承嗣與夏官正楊景風等雜麟德大衍之旨，治新歷，上元七曜起赤道，虛四度。建中四年，歷成，名曰正元。詔起五年正月行新歷。會朱泚之亂，改元

興元，自是頌用。」

①歲始春氣奮揚，發生萬物也。

②莊子在宥篇「聞在宥天下，不聞治天下

也。」在宥，宥使自在，猶言任物自爲也。

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，有以忠勞任膺將相，有以勳舊繼守藩維，朕撫馭乖方，信誠靡著，致令疑懼，不自保安，兵興累年，海內騷擾，皆由上失其道，下罹其災，朕實不君，人則何罪！屈己宏物，予何愛焉？庶懷引慝之誠，以洽好生之德。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，一切並與洗滌，各復爵位，待之如初。仍卽遣使分道宣諭。朱滔雖與賊泚連坐，路遠未必同謀，朕方推以至誠，務欲宏貸，如能効順，亦與惟新。

其河南北諸軍兵馬，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，勿相侵軼。朱泚大爲不道，棄義蔑恩，反易天常，盜竊名器，暴犯陵寢，①所不忍言，獲罪祖宗，朕不敢赦。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，有遭其扇誘，有迫以兇威，苟能自

新理可矜宥。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，能去逆効順，及散歸本道者，並從赦例原免，一切不問。

○綱目集覽「古者宗廟前制廟後制寢，至秦始皇出寢起於墓側。故陵上稱寢殿，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，以薦新物」。唐書朱泚傳「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，賊將李日月殺之。泚既勝，則令都人曰：『奉天殘黨不終日當平。』日月銳甚，自謂無前，乃燒陵廟，鹵御物。」

天下左降官，卽與量移。○近處已量移者，更與量移。流人配隸，及藩鎮効力，并緣罪犯，與諸使驅使官，兼別勅諸州縣安置，及得罪人家口未得歸者，一切放還。應先有痕累禁錮，及反逆緣坐，承前恩赦所不該者，並宜洗雪。亡官失爵，放歸勿齒者，量加收敘。

○綱目集覽「移，徙也。謂得罪遠斥者，遇赦則量徙近地。」

人之行業，或未必兼。構大廈者，方集於羣材；建奇功者，不限於常檢。苟在

適用，則無棄人。況黜免之人，沉鬱既久，朝過夕改，仁何遠哉。流移降黜，亡官失爵，配隸人等，有材能著聞者，特加錄用，勿拘常例。

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，或百戰摧敵，或萬里勤王，扞固全城，驅除大憝。濟危難者，其節著，復社稷者，其業崇。我圖爾功，特加彝典，錫名疇賦，永永無窮，宜並賜名「奉天定難功臣」。身有過犯，遞減罪二等；子孫有過犯，遞減罪二等；當戶應有差科使役，一切蠲免。其功臣已後，雖衰老疾患，不任軍旅，當分糧賜，並宜全給。身死之後，十年內仍回給家口。其有食實封者，^①子孫相繼，代代無絕。其餘敍錄及功賞條件，待收京日，並準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勅處分。

①唐書百官志「凡封戶，三丁以上爲率，歲租三之一入於朝廷。食實封者，得真戶分食諸州。」

諸道諸軍將士等，久勤扞禦，累著功勳，方鎮克寧，惟爾之力。其應在行營

者，並超三資。○與官，仍賜勳五轉。○不離鎮者，依資與官，賜勳三轉。其累加勳爵，仍許回授周親。

○又：「凡酬功之等：見任前資常選曰上資，文武散官、衛官、勳官五品以上曰次資，五品以上子孫，上柱國、柱國子、勳官六品以下曰下資，白丁、衛士曰無資。跳盪人，上資加二階，次資下資無資以次降。」○又：「司勳掌官吏勳級：凡十有二轉爲上柱國，視正二品；十有一轉爲柱國，視從二品；十轉爲上護軍，視正三品；九轉爲護軍，視從三品；八轉爲上輕車都尉，視正四品；七轉爲輕車都尉，視從四品；六轉爲上騎都尉，視正五品；五轉爲騎都尉，視從五品；四轉爲驍騎尉，視正六品；三轉爲飛騎尉，視從六品；二轉爲雲騎尉，視正七品；一轉爲武騎尉，視從七品。凡以功授者，覆實然後奏擬。」

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，賜爵○一級；四品已上，各加一階；○仍並賜勳兩

轉。

○又：「凡爵九等：一曰王，食邑萬戶，正一品；二曰嗣王、郡王，食邑五千戶，從一品；三曰國公，食邑三

千戶，從一品；四曰開國郡公，食邑二千戶，正二品；五曰開國縣公，食邑千五百戶，從二品；六曰開國縣侯，食邑千戶，從三品；七曰開國縣伯，食邑七百戶，正四品上；八曰開國縣子，食邑五百戶，正五品上；九曰開國縣男，食邑三百戶，從五品上。①按百官志：文散階二十有九，如開府儀同三司，特進，各級大夫及各級郎是。武散階四十有五，自驃騎大將軍以下各級將軍各級校尉等是。

見危致命，先哲攸貴，掩骼葬髻，禮典所先。①雖効用而或殊，在惻隱而何間。諸道將士，有死王事者，各委所在州縣給遞，送歸本管，官爲葬祭。其有因戰陣殺戮，及擒獲伏辜，暴骨原野者，亦委所在，逐近便收葬。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，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。

①禮記月令「孟春之月，掩骼埋髻。」注「骨枯曰骼，肉腐曰髻。」

自頃軍旅所給，賦役繁興，吏因爲姦，人不堪命，咨嗟怨苦，道路無聊，汙可小康，與之休息。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摧鐵等諸色名目，①悉宜停罷。京

畿之內，屬此寇戎，攻劫焚燒，靡有寧室，王師仰給，人以重勞，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。

○文獻通考「唐德宗建中元年，納戶部侍郎趙贊議，稅天下茶漆竹木，十取一，以爲常平本錢。時軍用廣，常賦不足，所稅亦隨盡，亦莫能充本儲。及出奉天，乃悼悔，下詔亟罷之。」又唐書食貨志「

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。德宗時，戶部侍郎韓洄建議，山澤之利宜歸王者，自是皆隸鹽鐵使。

「通鑑注「京畿，西京畿也。唐以雍、同、華、商、岐、邠爲京畿，洛汝爲都畿。」

朕以兇醜犯闕，遽用於征，爰度近郊，息駕茲邑，軍儲克辦，師旅攸寧，式當褒旌，以志吾過。其奉天宜升爲赤縣，百姓並給復五年。

○唐時縣有赤畿、望、緊、上、中、下六等之差。京都所治爲赤縣，京之旁邑爲畿縣，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爲差。

尙德者教化之所先，求賢者邦家之大本，永言茲道，夢想勞懷，而澆薄之

風趨競不息，幽棲之士，寂寞無聞。蓋誠所未孚，故求之未至。天下有隱居行義，才德高遠，晦跡邱園，不求聞達者，委所在長吏，具姓名聞奏，當備禮邀致。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，能直言極諫，及博通墳典，達於教化，并洞識韜鈴，堪任將帥者，委常參官。及所在長吏聞薦，天下孤老鰥寡，惻獨不能自活者，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。其有年九十已上者，刺史縣令就門存問。義夫節婦，孝子順孫，旌表門閭，終身勿事。

○通鑑音注「常參官常朝日常赴朝參者也。唐制：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，監察御史，員外郎，太常博士日參，號常參官。」

大兵之後，內外耗竭，貶食省用，宜自朕躬。當節乘輿之服御，絕宮室之華飾，率已師儉，爲天下先。諸道貢獻，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，一切並停。應內外官有冗員，及百司有不急之費，委中書門下，即商量條件，停減聞奏。

○通鑑「代宗之世，每元日、冬至、端午、生日，州府於常賦之外競爲貢獻，貢獻多者則悅之。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民。」

○唐書百官志「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。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，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。開元中，張說爲相，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，列五房於其後：一曰吏房，二曰樞機房，三曰兵房，四曰戶房，五曰刑禮房，以主衆務焉。」

布澤行賞，仰惟舊章。今以餘孽未平，帑藏空竭，有乖慶賜，深愧於懷。

赦書有所未該者，委所司類例條件聞奏。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，以其罪罪之。亡命山澤，挾藏軍器，百日不首，復罪如初。赦書日行五百里。布告遐邇，咸使聞知！

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①

右臣聞作法於涼，其弊猶貪；作法於貪，弊將安救。②示人以義，其患猶私；示人以私，患必難弭。故聖人之立教也，賤貨而尊讓，遠利而尚廉。天子不問有無，諸侯不言多少。③百乘之室，不蓄聚斂之臣。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？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，傷風教而亂邦家耳。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，積之積者，匹夫之富也。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，天子之富也。天子所作，與天同方，生之長之，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，而不私其有，付物以道，混然忘情，取之不爲貪，散之不爲費。以言乎體則博大，以言乎術則精微。亦何必撓廢公方，崇聚私貨，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，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，虧法失人，誘姦聚怨，以

斯制事，豈不過哉！

○通鑑興元元年春正月「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，勝曰瓊林大盈庫，贄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，而遽私別庫，則士卒怨望，無復鬪志，上疏諫。」

○左傳昭公四年「鄭子產作丘賦，渾

罕曰：「君子作法於涼，其弊猶貪。作法於貪，弊將若之何。」杜注「涼，薄也。」林注「言君子作

法，什一取民，斂從其薄，其流弊猶至於貪。」

○語出大戴禮記王制篇。

○語出禮記大學篇。

⑤帑音去尤，藏儲貨財之府庫。積，匱也。帑積猶言帑藏。

今之瓊林大盈，自古悉無其制。傳諸耆舊之說，皆云創自開元。貴臣貪權，飾巧求媚，乃言郡邑貢賦，所用盍各區分，稅賦當委之有司，以給經用；貢獻宜歸乎天子，以奉私求。元宗悅之，新是二庫。○蕩心侈欲，萌柢於茲。迨乎失邦，終以餌寇。記曰：「貨悖而入，必悖而出。」豈非其明效歟？

○天寶中，王鉷爲戶口色役使，敕賜百姓復除，鉷奏徵其輦運之費，廣張錢數，使市輕貨，百姓所輸

乃甚於不復除。舊制：戍邊者免其租庸，六歲而更。時邊將恥敗，士卒死者皆不申牒，貫籍不除。王鈇皆以爲避課，六歲之外，悉徵其租庸，甚有併徵三十年者，民無所訴。時玄宗在位久，用度日侈，又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。鈇知上旨，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，貯於內庫，以供宴賜，曰：「此皆不出於租庸調。」上以鈇爲能富國，益厚遇之。中外歎怨。○禮記大學篇語。

陛下嗣位之初，務遵理道，敦行約儉，斥遠貪饕。雖內庫舊藏，未歸太府。○而諸方曲獻，不入禁闈，清風肅然，海內丕變。○議者咸謂漢文却馬，○晉武焚裘，○之事，復見於當今。近以寇逆亂常，變輿外幸，旣屬憂危之運，宜增儆勵之誠。

○通鑑「舊制：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，四時上其數，比部覆其出入。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，京師多豪將，求取無節，琦不能制，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，使宦官掌之。天子亦以取給爲便，故久不出。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，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，校其贏縮，殆二十年。宦官領其事者三百

餘員皆蠶食其中，蟠結根據，牢不可動。」

①通鑑：大歷十四年五月癸亥，德宗卽位，詔罷省四方

貢獻之不急者。又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，所留者悉隸太常。內莊宅使上言，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，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。先是，諸國屢獻馴象，凡四十有二。上曰：「象費豢養而違物性，將安用之。」命縱於荆山之陽，及豹蝟鬪雞獵犬之類，悉縱之。又宮女數百人，於是中外皆悅。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：「明主出矣，吾屬猶反乎？」

②漢書賈捐之傳：「有獻千里馬者，詔曰：『鸞旗在

前，屬車在後，吉行日五十里，師行日三十里。朕乘千里之馬，獨先安之。』於是還其馬，與道里費，而

下詔曰：『朕不受獻也！』

③晉書武帝紀：「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，帝以奇伎異服，典禮所

禁，焚之於殿前。敕內外有犯者罪之。」

臣昨奉使軍營，出由行殿，忽覩右廊之下，榜列二庫之名，瞿然若驚，不識所以。何則？天衢尙梗，師旅方殷，瘡痛呻吟之聲，噢咻未息，忠勤戰守之効，賞賚未行，而諸道貢珍，遽私別庫。萬目所視，孰能忍懷。竊揣軍情，或生缺望。試詢

候館①之吏，兼探道路之言，果如所虞，積憾已甚。或忿形謗讟，或醜肆謳謠，頗含思亂之情，亦有悔忠之意。

①音口。丁口，痛念之聲。左傳「民人痛疾而或噢咻之。」
②周禮地官「凡國野之道，五十里有市，市有候館，一館吏多聞過往之輿情也。」

是知眈俗昏鄙，識昧高卑，不可以尊極臨，而可以誠義感。頃者六師初降，
①百物無儲，②外扞兇徒，內防危堞，晝夜不息，迨將五旬。凍餒交侵，死傷相枕。
③畢命同力，竟夷大艱。良以陛下，不厚其身，不私其欲，絕甘以同卒伍。輟食以
啗功勞。無猛制而人不攜，懷所感也。無厚賞而人不怨，悉所無也。

④通鑑注「天子之行必有六師以爲營衛。不敢指言自京師出居奉天，故微其辭曰六師初降。」

⑤通鑑「朱泚攻圍奉天經月，城中資糧俱盡。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，其人懇以苦寒爲辭，跪奏乞一襦袴。上爲之尋求不獲，竟憫默而遣之。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。每伺賊之休息，夜縋人於城外，

采蕪青根而進之。一 ③唐書渾瑊傳「泚治攻具，矢石四集如雨，晝夜不息，凡浹日，鑿塹圍城，

中死者可藉，人心危惴。」

今者攻圍已解，衣食已豐，而謠譏方興，軍情稍阻。豈不以勇夫恆性，嗜貨矜功，其患難既與之同憂，而好樂不與之同利，苟異恬默，能無怨咨？此理之常，固不足怪。記曰：「財散則人聚，財聚則人散。」豈非其殷鑒歟？衆怒難任，蓄怨終泄。其患豈徒人散而已，亦將慮有締姦鼓亂，干紀而強取者焉。

夫國家作事，以公共爲心者，人必樂而從之；以私奉爲心者，人必拂而叛之。故燕昭築金臺，①天下稱其賢；殷紂作玉杯，②百代傳其惡。蓋爲人與爲己殊也。周文之囿百里，時患其尙小；齊宣之囿四十里，時病其太大。③蓋同利與專利異也。爲人上者，當辨察茲理，洒濯其心，④奉三無私，⑤以壹有衆。人或

不率，於是用刑。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，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。舍此不務，

而壅利行私，欲人無貪，不可得已。

○音[X]，逆也。

○李白詩有「燕昭延郭隗，遂築黃金臺」之句，而考國策則云：「燕昭王收破

燕後，卽位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，欲將以報讎。故往見郭隗先生。郭隗先生對曰：「王誠博選國中之

賢者，而朝其門下；天下聞王朝其賢臣，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！今誠欲致士，先從隗始。隗且見事，况

賢於隗者乎？」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。樂毅自魏往，鄒衍自齊往，劇辛自趙往，士爭湊燕。」

○通鑑前編「紂始爲象箸，箕子嘆曰：『彼爲象箸，必不盛於土簋，將作犀玉之盃。玉盃象箸，必不

羹藜藿，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。則錦衣九重，高堂廣室，稱此以求，天下不足矣。』」○事見孟

子梁惠王篇，惟云文王之囿七十里，與此異。○左傳「臧武仲謂季孫曰：『紂也聞之：在上位者

洒濯其心，壹以待人，而後可以治人。』」○禮記孔子閒居「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，日月無私照

奉此三者以勞天下，此之謂三無私。」

今茲二庫，珍幣所歸，不領度支，是行私也；不給經費，非宣利也；物情離怨，

不亦宜乎！智者因危而建安，明者矯失而成德。以陛下天姿英聖，倘加之見善必遷，是將化蓄怨爲銜思，反過差爲至當，促殄遺孽，永垂鴻名，易如轉規，指顧可致。然事有未可知者，但在陛下行與否耳。能則安，否則危；能則成德，否則失道。此乃必定之理也，願陛下慎之惜之。

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，追戒平居之專欲，器用取給，不在過豐，衣食所安，必以分下，凡在二庫貨賄，盡令出賜有功，坦然布懷，與衆同欲；是後納貢，必歸有司，每獲珍華，先給軍賞，瓌異纖麗，一無上供。推赤心於其腹中，降殊恩於其望外。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，人思建功。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，孰不歸德。如此則亂必靖，賊必平，徐駕六龍，^①旋復都邑，興行墜典，整緝禁綱，乘輿有舊儀，郡國有恆賦，天子之貴，豈當憂貧。是乃散其小儲，而成其大儲也；損其小寶，而固其大寶^②也。舉一事而衆美具，行之又何疑焉。悵少失多，廉賈^③不處；溺

近迷遠，中人所非。況乎大聖應機，固當不俟終日。不勝管窺，願効之至！謹陳冒以聞。謹奏。

①徐，安行也。周禮言馬八尺以上曰龍，續漢書曰：「天子五路，駕六馬。」故曰六龍。②易「聖人

之大寶曰位。」③史記貨殖傳「貪賈三之，廉賈五之。」又一「廉更久，久更富，廉賈歸富。」④

小見。莊子「魏牟謂公孫龍曰：『乃規規而求之以察，索之以辯，是直用管窺天，用錐指地，不亦小

乎！』」

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

右件官，比緣性行無良，多爲時議所惡，頻被封章論奏，言其心挾兩端，若不隄防，恐妄生窺伺，謂宜斥絕，用杜姦邪。近者鳳翔使來，絕不蒙恩召見，滯留數輩，並未放還。伏恐陛下，不忍忿心，頗從輿議，以臣蠢戇，竊謂非宜。

○蠢，音彳×_レ；戇，音出×_レ尤，愚直也。

李楚琳乘時艱危，俶擾岐下，賊殺戎帥，款結兇渠，○奉天之圍，頗亦有助，其於叛亂，海內彰聞。論者今始紛紜，一何知見之晚邪！但以乘輿未復，大憝猶存，勤王之師，悉在畿內，急宣速告，晷刻是爭。商嶺○則道迂且遙，雒谷○復爲盜所扼，僅通王命，唯在褒斜，○此路若又阻艱，南北遂將夔絕。以諸鎮危疑之

勢居二逆^④，誘脅之中，洵洵羣情，各懷向背，賊勝則往，我勝則來，其間事機不容差跌。倘或楚琳發憾，公肆倡狂，南塞要衝，東延巨猾，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，其勢豈不甚病哉？且楚琳本懷，唯惡是務。今能兩端顧望，^⑤乃是天誘其衷，故通歸塗，將濟大業。陛下誠宜深以爲念，厚加撫循，得其持疑，便足集事。倘能遷善，亦可濟師。今若徇褊狹之談，露猜阻之跡，懼者甚衆，豈惟一夫？

○俶音尸，始也。書「俶擾天紀」。一案通鑑：「鳳翔節度使張鎰性儒緩，好修邊幅，不習軍事。聞上

在奉天，欲迎大駕，具服用貨財獻於行在。後營將李楚琳爲人慄悍，軍中畏之。嘗事朱泚，爲泚所厚。行軍司馬齊映與同幕，齊抗言於鎰曰：「不去楚琳，必爲亂首。」鎰命楚琳出戍隴州，楚琳託事不發。鎰方以迎駕爲憂，謂楚琳已去矣。楚琳夜與其黨作亂，鎰縋城而走，賊追及，殺之。判官王沼等皆死。映自水竇出，抗爲傭保，負荷而逃，皆免。始，上以奉天迫隘，欲幸鳳翔，戶部尙書蕭復聞之，遽請見曰：「陛下大誤！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，其必有與之同惡者。臣尙憂張鎰不能久，豈得以變輿蹈

不測之淵乎？」上曰：「吾行計已決，試爲卿留一日。」明日聞鳳翔亂，乃止。齊映、齊抗皆詣奉天。楚琳自爲節度使，降於朱泚。」

① 卽終南山之在商州一帶者。

② 駱谷一名儻谷，有關，曰駱谷關，在京兆府盩厔縣西南百二十里。武德七年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，實卽漢魏之舊道也。通鑑注：「據九域志：商州之路達金洋，皆數百里，而洋又遠於金。自商州西至長安，復二百餘里，則其路迂遙至長安，蓋一千一百餘里。自駱谷關至洋州亦五百餘里。惟寶雞南入大散關至梁州，五百里而近。」

③ 按括地志云：「褒斜二谷名，褒在漢中郡褒城縣北五十里，南口曰褒，北口曰斜，長四百七十里，同爲一谷。中間谷道，褒水所流。自漢中郡西北入斜谷路，至鳳翔界百五十里，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，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。」又按宋白云：「興元府東北至長安，取駱谷路六百五十里，取斜谷路九百二十三里。」

④ 謂朱泚李懷光也。

⑤ 通鑑注：「謂李楚琳外奉朝廷而陰事朱泚。」

自昔能建奇功，或拯危厄，未必皆是絜矩之士，溫良之徒。驅駕擾馴，唯

在所馭。朝稱兇悖，夕謂忠純。始爲寇讎，終作卿相。知陳平無行而不棄，^①忿韓信自王而遂封，^②蒯通以析理獲全，^③雍齒以積恨先賞，^④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。置射鈎之賊，而任其才；^⑤釋斬祛之怨，以免於難，^⑥此桓文所以宏霸功也。然則當事之要，雖罪惡不得不容，適時之宜，雖仇讐^⑦不得不用。陛下必欲精求素行，追抉^⑧宿疵，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，自新不足以贖罪。凡今將吏，豈得盡無疵瑕，人皆省思，孰免疑畏？又况阻命之輩，脅從之流，自知負恩，安敢歸化？斯覺非小，所宜速圖。

① 絜音丁一廿，揆度也。矩，爲方之器。絜矩，猶言規矩也。禮記大學篇云：「此之謂絜矩之道。」

② 漢書陳平傳「絳灌等或讒平曰：『平雖美丈夫，如冠玉耳，其中未必有也。』聞平家居時盜其嫂。事魏王不容，亡而歸楚。歸楚不中，又亡歸漢。今大王尊官之，令護軍，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，金少者得惡處。平反覆亂臣也。』漢王疑之，以讓無知。無知對曰：『臣之所言者能也。陛下之所聞

者行也。今楚漢相距，臣進奇謀之士，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。盜嫂受金，又安足疑乎？漢王乃謝厚賜，拜以爲護軍中尉，盡護諸將。

③漢書韓信傳「信平齊，使人言於漢王曰：『齊夸詐多變，反覆之國，南邊楚，不爲假王以鎮之，其勢不定。』臣請自立爲假王。」當是時，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，使者至，發書，漢王大怒，罵曰：『吾困於此，且暮望而來佐我，乃欲自立爲王！』張良陳平伏後，躡漢王足，「因附耳語曰：『漢方不利，寧能禁信之自立乎？不如因立，善遇之，使自爲守。』漢王亦寤，因復罵曰：『大丈夫定諸侯，卽爲眞王耳，何以假爲？』遣張良立信爲齊王。」

④史記淮陰侯列傳「高

祖從豨軍來，見信死，問信死亦何言。后曰：『信言恨不用蒯通計。』高祖曰：『是齊辯士也。』乃詔

齊捕蒯通。通至上曰：『若教淮陰侯反乎？』對曰：『然。』上怒曰：『烹之！』通曰：『嗟乎！冤哉！』上

曰：『若教韓信反，何冤！』對曰：『秦之綱絕而維弛，山東大擾，異性並起，英俊烏集，秦失其鹿，天下

共逐之，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。跖之犬吠堯，堯非不仁，狗固吠非其主。當事時，臣惟獨知韓信，非

知陛下也。且天下銳精持鋒，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，願力不能耳，又可盡烹之耶？』高帝曰：『置之！

「乃釋通之罪。」

⑤史記留侯世家「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，其餘爭功不決，未得行封。上在

維陽南宮，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。上曰：『此何語？』留侯曰：『謀反耳！』上曰：『何

故？』留侯曰：『陛下起布衣，以此屬取天下。今所封皆故人，所親愛，所誅皆平生所仇怨，故相聚謀

反耳。』上曰：『爲之奈何？』留侯曰：『上平生所憎，羣臣所共知，誰最甚者？』上曰：『雍齒與我故，

數嘗窘辱我。』留侯曰：『今急先封雍齒，則人人自堅矣。』於是乃封雍齒爲什方侯。一 ⑥先是，

管仲傅齊公子糾，鮑叔傅公子小白。襄公無常，鮑叔奉小白奔莒，仲及召忽奉子糾奔魯。及公孫無

知弑襄公，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。魯亦發兵送公子糾，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，射中小白帶鈎，小

白佯死。管仲使人馳報魯。魯送糾者行至齊，則小白已入。高傒立之，是爲桓公。桓公之立，發兵攻魯，

心欲殺管仲。鮑叔牙曰：『君將治齊，則高傒與叔牙足也。君且欲伯王，非管夷吾不可。』於是桓公

乃佯爲召管仲，欲甘心，實欲用之。管仲知之，故請往。鮑叔牙迎受管仲，及堂阜，而脫桎梏。桓公厚禮

以爲大夫，任政。⑦左傳僖公二十四年「呂卻畏偪，將焚公宮而弑晉侯。寺人披請見，公使讓之，

且辭焉。曰：『蒲城之役，君命一宿，汝卽至。——五年獻公命披伐公於蒲城——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，汝爲惠公來求殺余，命汝三宿，汝中宿至。雖有君命，何其速也？夫祛猶在，汝其行乎！』對曰：『臣謂君之入也，其知之矣。若猶未也，又將及難。君命無二古之制也。除君之惡，惟力是視。蒲人狄人，余何有焉。今君卽位，其無蒲狄乎？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，君若易之，何辱命焉！行者甚衆，豈惟刑臣？』公見之，以難告。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。己丑晦，公宮火，瑕甥郤芮不獲公，乃如河上，秦伯誘而殺之。——通鑑音注「字書仇讎皆匹也。說文『仇，讎也。讎，猶應也。』左傳『怨耦曰仇』

記曰：『父之仇，弗與共戴天。』蓋謂仇之初，匹也；至於耦而成怨，則爲仇。讎，校也；兩人相對覆校是非也。殺父之人，一旦相對，覆校是非，則不共戴天矣。仇讎之義至此爲甚。後世率以爲言。——扶

通作舛，挑發貌。謂往日之瑕疵，今復追尋而挑發之也。

孔子曰：「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。」又曰：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。」

君陳曰：「無忿疾於頑。」又曰：「必有忍，其乃有濟。」伏願陛下，必以英主

大略，聖人格言爲元龜，固不可納腐儒小忠，以虧撓興復之業也。臣不勝憂國至計，謹啓事以聞。謹奏。

①見論語泰伯篇。朱注「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，則必致亂。」②見論語衛靈公篇。③君

陳，周公旦之子，是爲周平公。周公既沒，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，命之以辭，卽書君陳篇是也。

興元論解姜公輔狀

右欽淑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，不可向此閒遷厝，權令造一塔安置，待收復京城，卽擬將歸，以禮葬送。所造塔役功費用，亦甚微小，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。姜公輔忽有表奏，都無道理，但欲指朕過失，擬自取名。朕本拔擢，將爲腹心，今卻如此，豈不負朕至深！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。

○唐安郡，卽蜀州，屬劍南道。公主，德宗昭德皇后所生，幼謹孝，帝愛之，將下嫁，未克，而朱泚亂，從至城固，薨。

○音ㄉㄨㄥˋ，葬也。

公輔頃在翰林，與臣久同職任。臣今據理辨直，則涉於私黨之嫌，希旨順承，則違於匡輔之義。涉嫌止貽於身患，違義實玷於君恩。徇身忘君，臣之

恥也。別嫌獎義，主之明也。臣今不敢冒行所恥，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。

○公輔初以制策異等授右拾遺，爲翰林學士。○音刀一弓，玉病也。借爲污辱義。

古語有之，順旨者愛所由來，逆意者惡所從至。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，非忘家爲國。捐身成君者，誰能犯顏色，觸忌諱，建一言，開一說哉？是以哲后興王，知其若此，求諫如不及，納言如轉圜。諒直者嘉之，訐犯者義之，愚淺者恕之，狂誕者容之。仍慮驕汰之易滋，而忠實之不聞也，於是置敢諫之鼓，植告善之旌。○懸戒慎之鞀，○立司過之士。○猶懼其未也，又設官制，以言爲常。由是有史爲書，瞽爲詩，工誦箴諫，大夫規誨，士傳言，庶人謗。○尙恐其怠也，一每歲孟春，輶人以木鐸徇於路，而振警之。官師相規，工執藝事以諫。其或不恭，邦有常刑。○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，非聖德不能求過行。招直則其智彌大，求過則其德彌光。唯衰亂之朝，闇惑之主，則必諱其過行，忿其直言，以阿諛爲納忠，

以諫爭爲揚惡。怨讟溢於下國，而耳不欲聞。腥德達於上天，而心不求寤。迨乎顛覆，猶未知非。情之昏迷，乃至於是。故明者廣納以成德，闇者獨用而敗身。成敗之途，千古相襲。與敗同轍者罔不覆，與成同軌者罔不昌。以陛下日月之明，江海之量，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慝，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。矧又時運方屯，物情猶鬱，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，宵衣旰食之辰。士無賢愚，咸宜錄用，言無大小，皆務招延，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，甘辛之忌也。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，以衆心爲心。恆恐一夫不盡其情，一事不得其理，孜孜訪納，唯善是求。豈但從諫不拂而已哉？乃至求謗言，聽輿誦，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，^④故英華靡遺；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，故幽隱必達。今公輔官在諫議，任居宰衡，^⑤獻替彌綸，乃其職分，比於芻蕘葑菲，豈不優而且重哉！此理之常，奚足怪也。縱使引喻非當，不猶愈於輿誦乎？矯激過深，不猶愈於謗言乎？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

業興，虞舜設誹謗之木，而帝德廣，斯實聖賢之高躅，陛下何疾焉。

○史記文帝紀注「應劭曰：旌旆也。堯設之五達之道，令民進善也。如淳曰：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

言之。」參看奉天數對羣臣狀注。①音去么，同豈。②呂氏春秋「湯有司過之士，武王有戒慎

之輶，猶恐不知己過。」④以上六語皆左傳襄十四年文。杜預注：史謂太史君舉則書，瞽盲者爲

詩以諷刺。工，樂人也，誦箴諫之詞。規，誨，規正諫誨其君。士卑不得徑達，聞君過失，傳告大夫。庶人不

與政，聞君過則誹謗。⑤見書胤征。⑥詩「採葑採菲，無以下體。」傳「葑，須也；菲，芴也；下體，根

莖也。」箋「此二菜者，皆上下可食。然而其根有美時，有惡時，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並棄其葉。」

按葑卽蕪菁，菲乃葱也。⑦按唐書宰相表云：建中四年十月丁巳，以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

姜公輔爲諫議大夫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，非宰臣所論之事，下臣愚戇，竊謂不然。當問理

之是非，豈論事之大小。若造塔爲是，役雖大而作之何傷。若造塔爲非，費雖小

而言者何罪。夫小者大之漸，微者著之萌。故君子慎初，聖人存戒。知幾者所貴乎。不遠而復，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。本立輔臣，置之左右，朝夕納誨，意在防微。微而弼之，乃其職也。涓涓不遏，終變桑田；燄燄靡除，卒燎原野。○流煽已甚，禍災已成，雖欲救之，固無及矣。書曰：「不矜細行，終累大德。」○易曰：「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不爲也，以小惡爲无傷而不去也，故惡積而不可掩，罪大而不可解。」○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；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？虞書載咎繇之言曰：「兢兢業業，一日二日萬幾。」兢兢，慎也；業業，危也；幾者，動之微也。唐虞之際，主聖臣賢，庶績咸熙，萬邦已協，而猶上下相戒，旣慎且危，慮事之微，日至萬數。然則微之不可不慎也如此。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？舜之爲君，始作漆器，羣臣固爭，咸謂非宜。○漆器之爲用也甚堅，其爲費也蓋寡，然猶相繼諷諫者，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？是知君臣之間，義同一體，事罔大小，相須而

成。故舜命其臣曰：「作朕股肱耳目。」⁽¹⁾夫股肱之奉元首，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；耳目之助心靈，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。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，盡其敬而敬焉，盡其愛而愛焉。敬則願及於尊榮，愛則懼陷於過惡。萬邦黎獻，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，任當輔弼，主辱與辱，主安與安，此而不言，誰復言者？⁽²⁾禮曰：「近而不諫，則尸利也。」⁽³⁾若宰相者，可謂近矣，事或乖誤，得無諫乎？武丁賢君也，傳說賢相也，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，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。⁽⁴⁾是則輔弼之任，匡救攸屬，巨細之事，悉宜盡規。陛下所言役費微小，非宰相所論之事，又謂指朕過失，擬自取名，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！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。

①書「若火之燎於原，不可嚮邇，其猶可撲滅。」

②見旅爨篇。

③易繫辭文。

④說苑「堯釋

天下，舜受之，作爲食器，斬木而栽之，猶漆黑之。諸侯侈，國之不服者十有三。」通鑑「太宗問褚遂

良曰：『舜造漆器，諫者十餘人。此何足諫？』對曰：『奢侈者危亡之本，漆器不已，將以金玉爲之。忠臣愛君，必防其漸。若禍亂已成，無所復諫矣。』

⑤書益稷篇。 ⑥見表記篇。 ⑦書說命「若金用汝作礪」爲高宗命說之辭；「惟木從繩則正，后從諫則聖」爲說復高宗之辭。

若以諫諍爲指過，則剖心之主，不宜見罪於哲王。○若以諫爭爲取名，則匪躬之臣，○不應垂訓於聖典。獻替列職，竟使奚爲？左右有人，復將焉用？臣竊謂指過以示直，固不如改過以見稱；進諫以取名，固不如納諫之爲美。假有意將指過，諫以取名，但能聞善而遷，見諫不逆，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，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，因而利焉，所獲多矣。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，則陛下招惡直之譏，黜其取名而不容，則陛下被違諫之謗。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，損彼名而名益彰。果而行之，所失大矣。一獲一失，可不慎乎！伏願嘉忤旨之忠，祛逆耳○之吝，平積憤之氣，弭逆詐之情。然後試以愚言，反覆參校，庶

臻至理，且亮微誠謹奏。

○哲王指武王。書泰誓數紂之罪，有曰：「剖賢人之心。」
○易蹇卦「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」
○「忠言逆於耳而
「執心不同，志匡王室者也。」劉氏云：「匪躬之故，謂非私其一身之事故也。」
○「利於行」並見孔子家語六本篇史記留侯世家。

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

右欽澈奉宣聖旨：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，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。大都此輩，多非良善，有一邢建，論說賊中體勢，語最張皇。○察其事情，頗是窺覘，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。如此之類，更有數人，若不根尋，○恐有姦計。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。

○皇大也。○猶今言根究。

臣伏以任總百揆○者，與一職之守不同。富有萬國者，與百揆之體復異。蓋尊領其要，卑主其詳。○尊尚恢宏，○卑務近細。是以諫覈小事，糾察微奸，此有司之守也。維御萬樞，選建庶長，總綱而衆目咸舉，明邇而羣方自通，此大臣

之任也。愚智兼納，洪纖靡遺，蓋之如天，容之如地，^④垂旒黻纒，而黜其聰察，匿瑕藏疾^⑤，而務於包含，不示威而人畏之，如雷霆，不用明而人仰之，如日月。^⑥此天子之德也。以卑而僭用尊道，則職廢于下。以尊而降代卑職，則德喪於上。職廢則事不舉，德喪則人不歸。事不舉者，弊雖切而患輕。人不歸者，釁似微而禍重。茲道得失，所關興亡。知宇宙之大，不可以耳目周，故清其無爲之心，而觀物之自爲也。知億兆之多，不可以智力勝，故壹其至誠之意，而感人之不誠也。異於是者，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，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，役智彌精，失道靡遠。故宣尼^⑦述陶唐之盛曰：「唯天爲大，唯堯則之。」周詩美文王之德曰：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」是皆覆育萬物，渾然大同，無好無惡，不忌不克之謂也。^⑧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，慮其懷詐復叛，一舉而盡坑之。^⑨其於防虞，亦已生矣。漢高豁達大度，天下之士至者，納用不疑。^⑩其於

備慮，可謂疏矣。然而項氏以滅，劉氏以昌，蓄疑之與推誠，其效固不同也。秦皇嚴衛雄猜，而荆軻奮其陰計。①光武寬容博厚，而馬援輸其款誠。②豈不以虛懷待人，人亦思附；任數御物，物終不親。情思附，則感而悅之；雖寇讐化爲心膂有矣。意不親，則懼而阻之；雖骨肉結爲仇慝有矣。臣故曰：茲道得失，所關興亡。

①猶言百官揆者，揆度政事也。

②莊子「要在於主，詳在於臣。」

③恢弘廣大也。書序「所以

恢弘至道，示人主以軌範也。」

④左傳襄公十四年「良君將賞善而刑淫，養民如子，蓋之如天，

容之如地。」

⑤左傳「川澤納汙，山藪藏疾，瑾瑜匿瑕，國君含垢，天之道也。」

⑥左傳「民奉

其君，愛之如父母，仰之如日月，敬之如神明，畏之如雷霆。」

⑦通典「平帝元始初，追謚孔子曰

褒成宣尼公。」

⑧左傳「詩曰『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』文王之謂也。又曰『不僭不賊，鮮不爲

則，無好無惡，不忌不克之謂也。』所引詩上爲大雅皇矣之什，下爲抑之什。

⑨史記項羽本紀「

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，過秦中，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。及秦軍降諸侯，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

使之輕折辱秦吏卒。秦吏卒多竊言曰：「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，今能入關破秦，大善。卽不能，諸侯虜吾屬而東，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。」諸將微聞其計，以告項羽。項羽乃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。」

⊕班彪王命論云：「高祖信誠好謀，達於聽受，從諫如順流，趨時如響赴。當食吐哺，納子房之策。拔足揮洗，揖酈生之說。悟戍卒之言，斷懷土之情。高四皓之名，割肌膚之愛。舉韓信於行陣，收陳平於亡命。英雄陳力，羣策畢舉。此高祖之大略，所以成帝業也。」

⊕荆軻奉燕太子丹命，函樊於期之首，燕督亢地圖，與秦舞陽俱入秦。厚遺秦王寵臣蒙嘉爲先言於王。秦王聞之，大喜。乃朝服，設九賓，見燕使者咸陽宮。荆軻奉樊於期頭函，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。至陞，秦舞陽色變振恐，羣臣怪之。荆軻顧笑舞陽，前謝曰：「北蕃蠻夷之鄙人，未嘗見天子，故振懼。願大王少假借之，使得畢使於前。」秦王謂軻曰：「取舞陽所持地圖！」軻既取圖，奏之。秦王發圖，圖窮而匕首見。因左手把秦王之袖，而右手持匕首撻之。未至身，秦王驚，自引而起。荆軻逐秦王，秦王環柱而走。羣臣皆愕，卒起不意，盡失其度。而秦法，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。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，非

有詔召不得上。方急時，不及召下兵，以故荆軻乃逐秦王，而卒惶急無以擊荆軻，而以手共搏之。秦王之方環柱走，亦惶急不知所爲。左右乃曰：「王負劍！王負劍！」遂拔以擊荆軻，斷其左股，荆軻廢，乃引其匕首提秦王，不中，中柱。秦王復擊軻，被八創，左右既前斬軻，秦王目眩良久，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，各有差。

⑤後漢書馬援傳：「鸞使援奉書洛陽。援至，引見於宣德殿。世祖迎笑，謂援曰：『卿遨遊二帝間，今見卿，使人大慚。』援頓首辭謝。因曰：『當今之世，非獨君擇臣也，臣亦擇君矣。臣與公孫述同縣，少相善。臣前至蜀，述陞戟而進臣。臣亦遠來，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，而簡易若是！』帝復笑曰：『卿非刺客，顧說客耳。』援曰：『天下反覆，盜名字者不可勝數。今見陛下，恢廓大度，同符高祖，乃知帝王自有真也。』」

伏惟陛下，睿哲文思，光被四表，孝友勤儉，行高百王。然猶化未大同，俗未至理者，良以智出庶物，有輕待人臣之心；思周萬機，有獨馭區寓之意；謀吞衆略，有過慎之防；明照羣情，有先事之察；嚴束百辟，有任刑致理之規；威制四方，

有以力勝殘之志。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，忠蓋者憂於見疑，著勳業者懼於不容，懷反側者迫於攻討。馴致離叛，構成禍災，兵連於外，變起於內。歲律未半，乘輿再遷，國家艱屯，古未嘗有。以陛下至聖之德，而遇茲殷憂之期，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，儆小失而崇丕業耳。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，追咎已然，凡所致寇之由，悉已詳知其故，將革前弊以消羣疑。今承德音，尙襲流悞。○若未悔禍，何由弭○災？臣獲蒙過知，又辱下問，若務順旨，是爲欺天。用敢指陳，庶裨闕漏。

○仍流俗之悞見。○音一，止也。

往歲初奮師旅，四征不庭，義烈之徒，人思自効，捨逆歸款者，繼獻於闕下；陳謀諫失者，爭詣於禁門。陛下能於此時，乘軍氣之方雄，因人心之願盡，輟沐吐哺，虛襟坦懷，海內風行，不凝不滯，功者報之，義者旌之，直者獎之，才者任之。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，敢言而不當其理，亦必恕其妄作，錄其善心，率皆優容。

以禮進退。如此則海內風靡，翕然歸心，賢愚咸懷，小大畢力。葢爾一兇醜，曾何足平！臣固知久已理安，無奉天之幸矣。

①小貌。葢音下X。

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，在乎獨斷宸慮，專任睿明。降附者意其窺覲，輸誠者謂其遊說，論官軍撓敗者，猜其挾奸毀沮，陳兇黨強狡者，疑其爲賊張皇，獻計者防其漏言，進諫者憚其宣謗。凡此之類，悉貽聖憂，咸使拘留，謂之安置；或詰責而寘於客省，一或勞慰而延於紫庭，雖阿獎頗異其辭，然於圈閑一一也。既杜出入，勢同狴牢，二解釋無期，死生莫測，守護且峻，家私不通，一遭繫維，動歷年歲，想其痛憤，何可勝言。由是歸化漸稀，而上封四殆絕矣。

①通鑑注「時於右銀臺門置客省，或四方奏計未遣者，上書言事忤旨者，及蕃客未報者，皆館於其中，常數百人。」
②圈，養畜之閑也。閑，關也。
③獄別名。
④綱目實實「漢制：奏事皂囊封板，

以防宣洩，謂之封事。

徇義之心既阻，脅從之黨彌堅。而貴近之臣，往來之使，希望風旨，詭辭取容，唯揣樂聞，不憂失實，咸言聖謀深遠，策略如神，小寇孤危，滅亡無日。陛下急於誅惡，皆謂其事信然，窮兵竭財，坐待平一。人心轉潰，寇亂愈滋，遂致轂下生戎，宮闈不守。

①都下也。轂音ㄨㄨ。

倘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，謝過萬方，叙忠良見忌之冤，而舉其尤鯁亮者，加之厚秩，糾阿諛不實之罪，而數其極奸妄者，處之大刑。賞罰既明，忠邪畢辨。以此臨下，誰敢不誠；以此懷人，何有不服。過而能改，亂亦遄安。臣固知尋復京師，必無梁岷之遊矣。

①鯁，直亮也。鯁音ㄍㄨㄥˋ。②音出ㄨㄨ，速也。

陛下既闕慎於始，又失圖於中，收之西隅，○唯在茲日。豈可復使一事紕繆，一言過差哉！今賊泚未平，懷光繼叛，都邑城闕，獫狁迭居，○關輔郊畿，豺狼雜處。朝廷僻介於遠郡，道路緣歷於連山，杖策從君，其能有幾？推心降接，猶恐未多，稍不禮焉，固不來矣。若又就加猜劾，且復囚拘，使反者得辭，來者懷懼，則天下有心之士，安敢復言忠義哉！卵胎不傷，麟鳳方至。魚鱉咸若，龜龍乃遊。○蓋悅近者來遠之資，懷小者致大之術也。

○後漢書馮異傳「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。」

○山海經言南海之外有獫狁，狀如獮，龍首，食人。任

昉述異記「獫狁獸中最大者，龍頭，馬尾，虎爪，長四百尺，善走，以人爲食。」

○見次節注。

竊料邢建等輩，必非助逆之徒。假如過有張皇，跡涉疑似，亦望矜愚惜體，屈法裕人。並量器能，隨事甄貸，武者措之於戎伍，文者付之於宰司，大則授以職員，次但優其選序。必有須離行在，難處親軍，則或除諸道一官，或委諸使錄

用，就其常分，各稍加恩。古人有言，「撫我則后，虐我則讐。」惠澤所及，謳歌乃歸，流聞四方，孰不欣戴。昔趙殺鳴犢，聖人輟行。○燕尊郭隗，賢士既往。○况乎天子所作，天下式瞻，一言阻物，則天下莫不自疑，一事恤人，則天下莫不同悅。固不可以小失爲無損而不悔，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行。小猶慎之，矧又非小。願陛下惟事無大小，皆以覆車之轍爲戒，實宗社無疆之休。謹奏。

○書秦誓文。

○孔子家語困誓篇「孔子自衛將入晉，至河，聞趙簡子殺竇鱣、鳴犢及舜華，乃臨

河而歎曰：「美哉水洋洋乎！丘之不濟此，命也夫！」子貢趨而進曰：「敢問何謂也？」孔子曰：「竇

鱣、鳴犢、舜華，晉之賢大夫也。趙簡子未得志之時，須此二人而後從政；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。丘聞

之，刳胎殺夭，則麒麟不至其郊；渴澤而漁，則蛟龍不處其淵；覆巢破卵，則鳳凰不翔其邑。何則？君子

違傷其類者也。鳥獸之於不義，尙知避之，况於人乎？」遂還息於鄒，作槃琴以哀之。」○見請罷

瓊林大盈二庫狀注。

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^①

右欽激奉宣聖旨：適得渾瑊奏，比日尙結贊頻使人計會，擬自領兵馬，尅期同收京城。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，近得探報，尙結贊等並抽兵退歸，不知遠近。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，又以和好之義，自請將兵，助國討賊，朝夕望其成功，今忽抽軍退歸，甚失準擬。渾瑊、李晟等諸軍兵馬，並不至絕多，若無蕃軍應援，深慮被賊衝突。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。

①按通鑑興元四年四月「渾瑊帥諸軍出斜谷，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，尙結贊曰：『邠軍不出，將襲我後。』」按上之發奉天也，韓遊瓌以與渾瑊不睦，率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，會懷光遣使詣

邠州，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，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脅

遷之。遊瓌因說昕自求富貴，昕不聽。遊瓌乃陰與其將高固、楊懷賓等相結。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於邠南。高固曰：「昕以衆去，則邠城空矣。」乃詐爲渾瑊書，召吐蕃使稍徧邠城。昕等懼，竟不敢出。昕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，遊瓌知之，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。遣楊懷賓奉表以聞。且遣人告崔漢衡。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，軍中大喜。遊瓌聞之，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瑊軍。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。李楚琳遣其將石鏗將卒七百，從瑊拔武功。朱泚遣其將韓旻攻武功。鏗以其衆迎降。瑊戰不利，收兵登西原。會曹子達以吐蕃至，擊旻，大破之，斬首萬餘級。旻僅以身免。瑊遂引兵屯奉天，與李晟東西相應，以逼長安。又五月，吐蕃旣破韓旻等，大掠而去。朱泚使田希鑿厚以金帛賂之，吐蕃受之。遊瓌以聞。渾瑊又奏：「尙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，旣而不至。聞其衆今春大疫，近已引兵去。上聞其去，甚憂之，以問陸贄，贄乃上奏。」

臣質性孱昧，不習兵機，但以人情揆之，時亦偶有所得。自承此旨，欣賀實深。竊謂蕃戎退歸，乃是社稷遐福。昨日已附欽澂口奏訖。伏恐未盡愚款，尙勞

聖憂謹附披陳，庶解疑結。彼吐蕃者，犬羊同類，狐鼠爲心，貪而多防，狡而無恥，威之不格，撫之不懷，雖或時有盛衰，大抵常爲邊患，陰詐難御，特甚諸夷，陛下且舉建中以來近事準之，則戎心難知，固可明矣。頃者方靖中夏，未遑外虞，因其乞盟，遂許結好，加恩降禮，有欲無違。而乃邀求寢多，翻復靡定，託因細事，嘖有煩言。首尾凡歷四年，要約竟未堅決，立碑纔畢，復請改移。猜矯多端，於斯可驗。○逮至盜驚都邑，駕幸郊畿，結贊總戎在邊，因請將兵赴難。陛下推誠允納，厚賂招徠，逗遛持疑，竟不時進。○無濟討除之用，但攜將帥之心。懷光遽至猖狂，頗亦由茲促禍。及皇輿再駕，移蹕漢中，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。親倚之情彌厚，屈就之事頗多。豺狼野心，曾不知感，翻受朱泚信使，意在觀變推移。頻與諸軍尅期，至時皆不赴會。致令羣帥進退憂虞，欲捨之獨前，則慮其懷怨乘蹻；欲待之合勢，則苦其失信稽延。既姦且驕，曷望成績。非唯變態難測，且又妨擾

實深。戎若未歸，寇終不滅。

○參看論關中事宜狀注。

○通鑑興元元年正月：「吐蕃尙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。庚子，遣祕

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。」尙結贊言：「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。今制書無『李』，懷光署名，故不敢進。二月，上命贊使懷光營宣慰，并以此諭之。懷光時已蓄心謀反，固執以爲不可。曰：『若克京城，吐蕃必縱兵焚掠，誰能遏之？此一害也。前有敕旨，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。彼發兵五萬，若援敕求賞，五百萬緡何從可得？此二害也。虜騎雖來，必不先進，勒兵自固，觀我兵勢，勝則從而分功，敗則從而圖變。譎詐多端，不可親信，此三害也。』竟不肯署敕。尙結贊亦不進軍。」

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，則人情物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。向者謀誘蕃兵，本是使臣失策。陛下急於戡亂，嘉彼効誠，唯恐後時，不暇詳議，遽降優詔，促令進軍。遠近聞之，莫不危駭。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，且恐蕃戎之奪其功；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，而畏蕃戎之專其利；賊黨懼蕃戎之勝，不死則悉遺之擒。

百姓畏蕃戎之來，有財必盡爲所掠。是以順於王化者，其心不得不怠；陷於寇境者，其勢不得不堅。怠我之師，堅寇之衆。戎心變詐，復未可量。以此益兵，但招其損耳。以此靖國，適資其亂耳。

○音弓弓。克服也。

抑昨蕃戎未退，臣又竊有過憂。流聞結贊好謀，恐其潛蓄姦計。倘或幸朝廷播越之際，乘賊泚窮蹙之時，輕犯近郊，若升虛邑。○耀兵牧馬，不却不前，外奉國家，內通兇逆，兩持誘脅之勢，俱納贈遺之資，旁觀戰爭，坐乘衰弊。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，烝黎不得寧居，賊必耗亡，我亦困竭。京甸所有，勢無子遺，千里邱墟，得將安用。是乃戎有萬全之利，我有不測之危。臣所以痛心傷神，晝驚夕惕者，慮其意及於此也。所賴天奪其魄，神降之災，覩機若嗅，遘厲自遁。實昊穹悔禍之應，列聖垂祐之期，廓清妖氛，慶必非遠。

○易升卦「九三，升虛邑。」程傳「剛正而巽，上順有援，如入無人之邑。」

何以知其然也？自賊泚之亂，始於暴兵，因徵役之繁興，乘衛禁之闕備，誘扇羣慝，遂謀大姦。逆天僭君，躬肆攻逼，凡有血氣，皆知惋嗟，矧伊忠良，孰不痛憤。獨惡無與，何能久存？加以聖德日新，改過不吝，布革弊之詔，宏恤隱之懷，天下黎元，翕然遷善，易心改觀，厭亂思安。和風既揚，昏稜自斂，蠢茲狂悖，久合殲夷。頃屬懷光昏迷，緩師養寇；吐蕃干撓，生事惑人，故使義士無施，厲階猶梗。今懷光別保蒲絳，吐蕃遠避封疆，形勢既分，腹背無患，瑊晟諸帥，才力得伸。又各士馬非多，資糧向竭，若不降賊，卽須建功。此輩寵任已崇，貴位已極，建功則寵增而位固，降賊則名辱而身危。況賊之兇愚，滅亡可必，賊之孤劣，翦撲非難，孰肯舍固而就危，違寵而從辱，棄垂成之業，臣將滅之虜哉？既牽於利害之情，理不同惡；又迫於單乏之急，勢難久居。勢理相驅，安能無戰。渾瑊統戴休顏

韓遊瓌乘其西北，李晟率駱元光尙可孤攻其東南。同病相資，自當合力。但願陛下慎於撫接，以奮起忠勇之心，勤於砥礪，以昭蘇遠近之望。中興大業，旬月可期，不宜尙眷眷於犬羊之羣，以失將士之情也。臣愚不任懇悃之至，輒以私懷忖度，謹冒昧以聞。謹奏。

○初，李懷光由魏州行營兼程入援，敗朱泚兵於醴泉。泚懼，遂解奉天之圍，退歸長安。懷光自矜其功，以爲帝必接以殊禮。而宰相盧杞以懷光在途嘗有指摘彼與趙贄、白志貞等之言，恐其陛見時揭己姦狀，因說帝云：「懷光勛業社稷是賴。賊徒破膽，皆無守心。若使之乘勝取長安，則一舉可以滅賊。此破竹之勢也。今聽其入朝，必當賜宴，留連累日，使賊得從容戒備，恐難圖矣。」帝乃詔懷光直趨便橋，與李晟、李建徽等取長安。懷光以近在咫尺，未得見天子，意殊怏怏。曰：「吾今爲姦臣所排，事可知矣！」引去，頓兵不進。一面飛章劾去盧杞等；一面漸圖爲叛，私與朱泚往還。旋欲劫帝，帝遂再遷梁州。

○通鑑建中四年四月「始懷光方彊，朱泚畏之，與懷光書，以兄事之，約分帝關中，

永爲鄰國。及懷光決反，逼乘輿南幸，其下多叛之，勢益弱。泚乃賜懷光詔書，以臣禮待之，且徵其兵。懷光慚怒，內憂麾下爲變，外恐李晟襲之，遂燒營東走。掠涇陽等十二縣，雞犬無遺。及富平，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於李晟。將士在道散亡相繼。至河中（府名今山西永濟縣）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，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，遂納之。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。蒲爲河中節度治地。絳則巡屬也。

③時渾瑊與戴休顏均屯奉天，遊壞引兵會之。駱元光屯昭應，尙可孤屯藍田。

④

通鑑音注「古之人臣進言於君，率曰冒死，曰昧死，謂人君之威難犯，冒昧其死罪而言也。」

興元奏請許渾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

右欽、澈奉宣聖旨：省卿所奏，蕃軍退歸，及關中體勢，理皆切當，甚慰朕懷。然渾瑊、李晟等諸軍，須有商量規畫，令其進取。朕見欲遣使宣慰，卿宜審細條疏，速奏來者。

臣聞將貴專謀，兵以奇勝。軍機遙制則失變，戎帥稟命則不威。是以古之賢君，選將而任，分之於閫，誓莫干也。○授之以鉞，俾專斷也。○夫然，故軍敗則死衆，戰勝則策勳，不用刑而師律貞，不勞慮而武功立。其於委任之體，豈不博大哉！其於責成之利，豈不精覈哉！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，成大業者，由此道也。

○史記馮唐傳「王者遣將，跪而推轂，曰：『闔以內者，寡人制之；闔以外者，將軍制之。』」○淮

南子「國有難，王親操鉞，持頭授將軍其柄，曰：『從此上至天者，將軍制之！』復操斧，持頭授將軍其柄，曰：『從此下至淵者，將軍制之！』」

其或疑於委任，以制斷由己爲大權，昧于責成，以指麾順旨爲良將；鋒鏑交於原野，而決策於九重○之中；機會變于斯須，而定計於千里之外，違令則失順；從令則失宜；失順則挫君之顏，失宜則敗軍之衆。用舍相礙，否臧皆凶。○上有掣肘○之譏，下無死綏○之志。其于分畫之道，豈不兩傷哉！其于經綸之術，豈不都謬哉！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，喪師蹙國者，由此道也。

○楚辭九辨「君之門以九重。」注「闔門、遠郊門、近郊門、城門、皋門、庫門、雉門、應門、路門。」○

通鑑注「易曰：『師出以律，否臧凶。』王弼注曰：『齊衆以律，失律則散。律不可失，失律而臧，何異

於否。失令有功，法所不赦。故師出不以律，否臧皆凶。』」○掣，曳也。掣肘，言其爲人牽制也。新序

「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。子賤辭去。因請借善書者二人，使書憲書教品，魯君子之。至單父，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。書醜，則怒之；欲好書，則又引之。書者患之，請辭而去。歸以告魯君。魯君曰：『子賤苦吾擾之，使不得施其善政也。』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。單父之化大治。」
④綏，車中所把索也。如今騎馬者必執韁繩。死綏，謂執綏而殊死戰，不棄之而奔亡也。又案文公十二年左傳「交綏」注引司馬法云古名退軍爲綏。

茲道得失，兵家大樞，當今事宜，所繫尤切。蓋以寇盜充斥，乘輿播遷，人心有觀變之搖，王室無自固之重。秦梁迴繞，千里而遙，①臨之以威，則力勢不制，授之以策，則阻遠不精。頃者驟降詔書，教諭羣帥，事無大小，悉爲規裁。及乎章表陳誠，使臣復命，進退遲速，率乖聖謀。豈皆樂於違忤哉？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。②設使其中，或有肆情干命者，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？臣竊恐未能也。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？臣亦恐未能也。

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，從命者又未必合宜。徒費空言，祇勞睿慮。匪唯無益，其損實多。

○秦指長安，由梁州至長安程里參看撫李楚琳狀注。

○參看論緣邊守備事宜狀「機失於遙

制一段。

何則？時方艱屯，[○]下陵上替，[○]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，皆自謂勳業由己，義烈發心，安於專行，病於羈制。陛下宜俯徇斯意，因而委之，遂其所安，護其所病，敦[○]以付授之義，固以親信之恩，假以便宜之權，待以殊常之賞。其餘細故，悉勿開言。所賜詔書，務從簡要，慎其言以取重，深其託以示誠。言見重則君道尊，託以誠則人心感。尊則不嚴而衆服，感則不令而事成。其勢當令智者騁謀，勇者奮力，小大咸極其分，賢愚各適其懷，將自効忠，兵自樂戰。與夫迫於驅制，不得已而從之者，志氣何啻百倍哉！

○艱屯，皆難也。

○陵，升替降也。言尊卑失序。左傳「於是乎上陵下替，能無亂乎？」

○勉也。

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，唯不自用，乃能用人。其要在於順物情，其契在於通時變。今之要契，○頗具於茲。倘蒙究思，或有可取。謹奏。

○猶言要著。

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

右欽淑奉宣聖旨：比在奉天將士，並賜名『定難功臣』。○『今宰臣等商量，扈從中官，辛苦至甚，亦合依例並賜此名。朕以南衙○朝士之中，有經奉天重圍，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，涉歷危險，亦極艱難。今不問中官朝官，但經重圍，又到山南者，並擬賜名『定難功臣』。卿宜商量，豈不穩便者。

○按沈括夢溪筆談云：『賜功臣號，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役。自後藩鎮，下至從軍，資深者例賜功臣。

一 ○通鑑音注：『唐正衙在南，故曰南衙。黃帝出軍訣曰：『牙旗者，將軍之精。金鼓者，將軍之氣。

』周禮司常職云：『軍旅會同，置旌門。』夫以旌爲門，卽旗門也。後世軍中遂置牙門。將又有牙兵，

典總此兵，以押牙爲名。至於官府，早晚軍吏兩謁，亦名爲衙呼。謂旣熟。雖天子正殿受朝謁，亦名正

銜。一銜實牙之通假字也。

陛下惠霑誓御，仁洽庶僚，念隨難之憂危，恤從巡之勞苦，議增寵飾，將錫嘉名。事雖未行，意則已就，凡在貴近，固知銜恩。睿旨淹詳，復詢庸賤，惟精惟慎，允謂防微。顧省何知，屬當下問。臣若自貪榮號，傍懼怨憎，因循順成，不極所見，心且知負，如天鑒何！是以不揆言之淺深，不計身之利害，但輸狂直，唯聖所裁。

○近侍也。誓同褻。○錫，賜嘉美也。

臣聞賞以懋庸，名以彰行。賞乖其庸，則忠實之效廢；名浮於行，則瀆冒之弊興。一足以撓國權，一足以亂風俗，授受之際，豈容易哉！頃以駐蹕奉天，迫於患難，竟攘兇逆，實賴武人，遂旌定難之勳，特賜功臣之目，名頗符實，事亦會時，所霑雖多，誰曰非允？至如宮闈近侍，班列具臣，雖奔走恪居，各循厥職，而驅

除翦伐，諒匪所任。又屬皇輿再遷，天禍未悔，見危無補，曷謂功臣，致寇方深，孰云定難。縱使遭罹圍逼，跋履崎嶇，難則當之，定將安據，勞或有矣，功其謂何。大凡有生之倫，莫不各親其類。賤彼貴我，抑惟常情，黜異獎同，亦是常性。臣忝摺紳①之列，又當受賜之科，竊自校量，猶知不可，而況於公議乎？況於介冑②之士乎？人之多言，靡所不至，必謂陛下溺愛近習，故徇其苟得之情，汎及羣司，以分其私昵③之謗。怨不在大，釁皆自微，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，結勳臣憤恨之氣。所悅者寡，所愠者多，所與者虛名，所失者實事，所悅者臣下之夸志，所病者國家之大猷，利害皎然，不爲難辨。

① 蹕，止行者以清道也。秦制出警入蹕，言天子出入必戒衛也。後世因用爲御駕之義。② 摺，插也。紳，大帶也。謂插笏於紳也。或曰縉紳士者之服，摺當作縉。③ 介冑，軍服也。甲謂之介，兜鍪謂之冑。

④ 私昵親近之臣昵同暱。

且名者衆之所評也，是曰公器，亦爲爭端。覈之至精，猶患相軋，^①處或乖當，安能勿踰？以漢高之制服雄豪，太宗之削平區寓，天下既定，乃論功勳。有蕭曹之殊庸，^②有房杜之碩畫，^③戰守經略，倬乎殊倫，猶謂豐沛故人，^④刀筆文吏，^⑤諸將不服，頗相訐揚。乃至攘袂指天，^⑥拔劍擊柱，^⑦偶語謀反，^⑧誼譁訟寃。矧今國步猶艱，王化未洽，方資武力，以殄寇讐，蓋非恩倖競進之時，文儒角逐之日。當功而獎，尙恐未孚，獎又非功，固宜見誚。倘有節効尤著，理當褒崇，賞典甚多，何必在此。其餘別無績用，例徇驅馳，且俟賊平，甄錄非晚。謹奏。

①莊子「名也者，相軋也。」

②漢書蕭何曹參傳贊「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，漢興，依日月之

末光，何以信謹守管鑰，參與韓信俱征伐。天下既定，因民之疾，秦法順流與之更始，遂安海內。位冠羣臣，聲施後世，爲一代宗臣。」又按通鑑輯覽：「始封功臣，鄼侯蕭何食邑獨多。功臣皆曰：『臣等

身被堅執銳，多者百餘戰，少者數十合。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，徒持文墨議論，願反居臣等上，何